



已畦集卷之十二目錄

序

南昌萬貞婦楊氏哀輓詩文序

葉節婦吳氏壽序

顧母金太孺人壽序

從嫂史孺人七十暨姪雋千五十壽序

程節母孫太君五十壽序

馮母仇太君五十壽序



無母此太公五十壽

疎情母終太公五十壽

外數更辭人六十壽

歸母金太公入壽

葉當微是力壽

南昌萬貞詩

乳

已田集卷之十一

已畦集卷之十二

吳江 葉 燮 星期

萬貞婦楊氏哀輓詩文序

忠孝節義之事為之一時其彪炳激發非不甚烈然古今猶有慷慨就死易之說夫死何得稱易論者謂其出於義理之性加以血氣之勇俄頃之間略無轉念斷然行之而不疑奮然為之而不可奪非易也所爭者在一時其易在境不在人也若所處之境原無可死亦不必死而無所謝其責委其事出艱危百折中歷數十年荼檠冰雪無所不嘗

忍泣含痛於不見之地卒之補救挽回忠臣以此保其國孝子以此善其親貞婦以此立其家成其子昔人云死易立孤難斯之謂耶其爲難殆言有不能傳而聞其風覩其事無不興起矣吾於南昌萬貞婦楊氏而三歎不置焉萬爲故大司馬忠烈公本支其居吳城鎮者公近屬也貞婦歸於萬名良斌良斌早卒遺三藐孤家門凌替值兵亂歲饑不解十餘年死亡流離比戶皆是貞婦挈三孤子崎嶇轉徙水涯山确間一歲數易九死一生卒能以義勗其子勤儉以策其學業佐其交游拮据其有家暨三孤子成立人皆忘其爲幼而無父者喬木不移蘋蘩如故嗚呼可不謂難乎其操潔其志貞其才大所謂死者可生生者不媿者歟予偶道出鄱陽止吳城鎮聞其事適孺人長子諸生某以其母傳并彙四方聞人歌詩哀輓之章成帙屬余序之余旣欽其事而與萬爲年世誼遂爲之序

凡之余殆煊其事而與萬為半世...
 其...
 身其...
 木...
 木...

葉節婦吳氏序

女子以節稱美德也然值人倫之不幸乃有此稱
 士大夫閥閱之家婦人以節著固善然所處既鼎
 族禮法所囿勢有不能易且所處豐腴資身無弗
 具亦足以終天年節也然未可謂之苦節節至於
 苦人倫之不幸而又屬人事之窮忍死以待須臾
 在上不能知同儕弗能傳其事至悲其境至苦聞
 之足為感歎而可無言以表乎洞庭東山吳氏世
 耕讀兼賈四方有女歸於葉之子名峙楨葉亦以
 耕讀兼賈吳氏歸葉五歲峙楨亡於六合吳氏攜

幼子奔其喪其不欲生者數矣攜其喪歸葬洞庭
葉世賈而貧甚吳氏所以經營門戶衣食計悉出
自一身力孤子九歲竟死吳氏之欲死又數矣其
生而猶死死而復生飢寒迫之親戚遠之如是三
十餘年而氏年六十矣此真節之苦者也夫士大
夫縉紳之家其節義之事勢力所便每得邀榮
國典若閭巷之家其節苦而隱微不彰者胡可勝
道葉余宗也吳亦世爲姻族余故哀而敘述以表
之

顧母金太孺人壽序

人情之所甚欲而難得者莫如壽人情甚欲夫壽
尤莫甚於欲其親之壽故凡於其親之壽則姻族
戚友羣相率具飲食玉帛以致慶所以愉快其親
而亦藉以愉快其子壽親之心也然今世俗所羣
焉以爲親壽者往往藉當世富貴顯榮之事以耀
耳目榮閭里彼徒見富貴顯榮之可悅而未知我
所自有之仁義道德文章聲譽爲賢人君子之所
難得而可貴者以將其親而爲愉快者也且夫以
一身之仁義道德文章聲譽以將其親而壽之如

有能合一世之賢人君子仁義道德文章聲譽之事我悉能取之而致之以將其親而壽之其爲難得而可貴愉快更何如也彼世所稱富貴顯榮者未必其皆爲仁義道德文章聲譽而能無媿者也仁義道德文章聲譽古所稱天爵原所以爲得富貴顯榮之具故其未得也具優於己無害乎君子之終其身其旣得之也亦若其所固有然則親之所以望其子與子之愛其身以愛其親而以爲壽其孰有榮於此者乎如我友雨若迂客俠君三顧君之母金太孺人之壽爲足述也孺人爲吏部松

交先生側室富貴顯榮素所然矣克相夫子以教於家雨若早歲成進士今循次得百里才百未始展一迂客俠君俱自童年卽以文章名海內三君皆以仁義道德文章聲譽富於己雨若已從政事君迂客俠君奉太孺人以居益勵志於學而博於取資凡當世之賢人君子所稱仁義道德文章聲譽者兩君無不與交而賢人君子從四方來登兩君之堂肅將以拜其母於牀下踵至無虛日兩君盡切劘其道義文章夜以繼日不間寒暑無已時於是四方之賢人君子蓋深好篤信兩君之賢之

學而益歎太孺人之能教其子而能使其子之道
義文章裕於己者被之人而天下賢人君子之道
義文章還以集諸其子則爲人親爲人子者之愉
快孰有逾焉然則顧君之壽其親與人同而所以
壽其親顧君所獨也夫極天下富貴顯榮之事如
仕者之期登端揆未仕者之期取科第此皆顧君
分內事且莫得之不足爲榮卽且莫俟之亦不足
爲歉則今日之羣進而稱觴於庭者其爲可述而
可傳如是而已矣昔王介甫有言祿與位庸人鄙
夫之所待以爲榮者也賢者道弻於中而裸之以
菽無祿與位以爲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無量
觀於此言可以識所本矣余爲松交先生里中後
進今老而廢且貧固世所無慕者也乃顧君不以
其人之微與辭之不工而屬之一言余惟知己之
命不敢辭敬次稱觴之末而爲是言庶無戾乎太
孺人之志亦庶無戾於顧君之志以善承其親之
志也夫

志也夫

入之志亦無異於贖民之志以善承其賜之
 命不煩釋姓之辭謝之末而為是言無異乎太
 其人之婚與籍之不一而風之一言余亦快之
 其今夫不與且食固世所無其言亦不願其不
 財故也言可以媿也本矣余亦不願其不願其
 其無絲與也心為父母也其言亦不願其不願其

壽從嫂氏史孺人七十暨姪雋千五十序

吾宗先世自郡洞庭東山徙吳江分湖之濱子孫
 十餘世聚族而居三百餘年土人稱為葉家帶此
 葉氏之大宗也其分支居西南三里者為池上派
 池上者地瀕湖中窪十餘畝淹沒菰芰灌莽間蓄
 水滄泓其中先曾伯祖工部文湖公之仲子太學
 後湖公樂其地乃芟苻葦闢爽塏築室其上以居
 焉益蒔花壘石為園亭當是時世家之子孫襲先
 人餘庥上之讀書自奮繩其祖父即不然封植自
 好家累千金有園池之勝場圃之樂優游以卒歲

此固有家者後人之厚幸而亦遭逢盛世昇平之所致也後湖公季子曰爾端公有三子其仲子庸余從兄也自後湖公再世而產益落爾端公嚴課子庸勉之曰我高祖黃門公以進士起家爲名諫臣爾曾祖亦以進士位郎官有聲鄉黨今降而韋布又傷貧此我日夕恫懷者也爾頗頭角於兄弟間誠能上紹高曾下得復先人之墜產予之志乃少慰耳於是子庸勉勵自奮得補諸生然終艱於遇不中壽卒嫂氏史孺人熒熒苦作以治生久之得盡復先業宗黨以爲賢而能無何

興朝鼎革分湖警於盜居帶上者悉散之他所池上亦幾不保其室廬而先業又盡廢余惟有明之季吾宗羣從衣冠稱一時之盛而家號素封者比比也遭時多故盛衰頓異素封者皆不繼饘粥有不能守高曾之規矩者子庸之子雋千慨然於學者治生之言觸霜露冒寒暑奔走其力內以養母外以時時周急宗親然僅克復先業之半而艱難倍之遭時有幸不幸也今季秋四日爲史孺人七十悅辰後十日爲雋千五十初度吾宗咸謀舉觴而屬予爲一言予惟追溯雋千三世盛衰屢見史

孺人閱歷終始荼苦備常今有子有孫子得備甘
旨孫克勤誦讀自今以後當期有盛而無衰有興
而無替子克富於家孫克進於功名雋千其勉之
雋千之子若孫又益勉之矣

程節母孫太君五十壽序

程子汝諧持画一幀題為高節寒香圖蓋亦陶與
也在茲諸君子所作寫高松古梅修竹其下為靈
芝以壽其母孫太君五十悅辰者以示予曰願有
言為母壽予惟天地之生物也既賦之以其質有
質而各有其性而後乃克成其材然造物既賦其
質與性之後亦不復操其權聽物之自生自立自
成於天地之間克其所至而各為傑出之材已矣
惟夫其質之美則其為性也堅固而不易故境遇
不足以動之時會不足以量之有人事之窮乃能

得乎天事之通積乎憂患而出乎安樂此事理之有可必者凡物有然惟程母孫太君之至貞苦節有可援以相發明者太君產於名族其爲女也孝於親能盡子職所不能盡歸於程程固新安甲族然祖父以詩書筆研爲業不逐四方計什一門以內蕭然屢空太君操作以事舅姑晨昏菽水事事必盡心力舅姑如不知其家之貧者僅七年而夫子沒當是時姑老子僅襁褓家極貧有不堪終日計太君飲涕咽聲持家門膳高堂教幼子二十餘年閱歷蓋有不忍言者矣今者汝諧成立爲彥士

通經博古盡交當世之賢大夫士聲譽日起能以文章道德立身揚名以事其親回思太君出艱難冰槩中今日得就養無方之樂可不快然於是母是子哉余乃慨然於太君之貞之節猶喬松挺生巉巖之上飽風霜凌冰雪高出於雲表竹之勁節不倚青青無瑕梅之香不與凡卉競芳於陽春獨標冰雪之骨具茲數美宜乎毓靈芝之瑞爲壽徵矣諸君子之合寫此圖也能仰窺乎造物生材之意而揆諸人事之宜其不言而喻矣乎然余竊更有請於諸先生者是圖之後更寫一圖爲高岡豫

章幽谷芳蘭蓋以棟梁之材俾出幽谷而為國香
預為汝諧他日券以期汝諧者祝太君太君當必
鞮然而色喜者矣

馮母仇太君五十壽序

予杜門橫山友人有過我者盛稱郡城有兩馮子
年甚少才甚高有機雲之目蓋耳之有日矣一日
兩馮子扁舟過我草堂各袖出其所著以相質余
既喜其儀度翩然才情直上及讀其所為詩文益
喜所見之過於所聞也余以謂二子天賦之美然
必內而家庭之間學有源本外得賢師友羣從熏
陶之力故至此詢之則其尊公漢尹君抱經濟才
歷遊大江南北為秦楚滇蜀節制大帥幕府上客
一時赫然有聲予乃信二子學之有本也已又詢

之則漢尹君捐館久矣二子早孤又何以得此二子潜然淚下因言自幼無知以至於今皆母氏仇孺人以慈母爲嚴父先人未竟之緒我母於荼苦拮据中百計以身肩之俾孤子得成立以比於人也予聞其言不覺矍然興喟然歎曰世固有婦人而丈夫如是者乎夫婦人之德之才不過相夫教子二者而已然相夫幸也教子不幸也何也歷古來婦人以教子著名者皆無父之孤也母之教孤子與父之教子其艱數倍必歷憂患冰檠風雨漂搖有德無才不能教有才無堅忍力不能教有力

有才無無猜之貞不能教備是數者即先賢所稱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其人也謂之閫以內之君子可也尚得謂之婦人乎此不幸中之大幸也孺人爲碧香山人仇君女學有家法早歲歸漢尹君所以相之無不至中饋女紅悉織末漢尹君所至王公餽遺累千金漢尹君落落不事生產揮之必盡及卒無二頃之田內外無期功親可爲將伯之呼室內長物如掃非孺人之才之德之力而易有今日乎兩馮子之才與品其趨於大成也可操券而取今丙子中秋爲孺人五十設悅辰兩馮

子請予一言介觴予為述孺人之能所難能并以
勉兩馮子者以為孺人壽孺人亦可欣然以慰矣

自之知室內身必必非蘇人之才之斷之代而
之必盡又卒無二則之田內亦無賤如應下為
祇至王公賙遺累千金莫不吾恭恭不事亦盡
長故後以味之無不至中餘女以惡繼末數年
必蘇人與與春之入於其女也休亦去早遊
之於子可也古詩謂之婦人只止不幸中之大
其為言命雖大情而不可盡其入也斷之開以內
成十無無能之負不指其前是也清明未實所

已畦集卷之十三目錄

書

與友人論文書

與吳漢槎書

荅沈昭子翰林書

已畦集 卷之十三 目錄一 三弄草堂

卷之十三

已畦集卷之十三

與友人論文書

吳江葉燮星期嘗

昨面奉諄教僕退而三復大約以僕論文過嚴少
 可而多否謂文章一道不可以一律論要各成一
 家之言而止無以彼此之見相軋若必繩以一律
 則似乎偏恐非大中至正之則足下之言可謂平
 而恕虛而明僕未始不敢謂非然也然僕竊嘗於
 此反覆思之少有所窺敢因明論而具獻之可乎
 夫文之為用實以載道要先辨其源流本末而徐

以察其異軌殊途固不可執一而論然又不可以
二三其旨也是在正其源而反求其本已矣今有
文於此必先徵其美與不美其美者則人共譽之
曰美彼文而美固可譽也夫固有其文之美者矣
然而未可即謂之曰通也固有其文之通者矣然
而未可即謂之曰是也固有其文之是者矣然而
未可即謂之曰適於道也今試舉其大者言之以
例其餘彼美而未嘗通者六朝之文類是也通而
未嘗是者莊周列禦寇之文類是也是而未嘗適
於道者司馬遷等之文類是也夫由文之美而層

累進之以至適於道而止道者何也六經之道也
爲文必本於六經人人能言之矣人能言之而實
未有能知之能知之而實未能變而通之者也夫
能知之更能進而變通之要能識夫道之所由來
與推夫道之所由極非能明天下之理達古今之
事窮萬物之情者未易語乎此也僕嘗有原詩一
編以爲盈天地間萬有不齊之物之數總不出乎
理事情三者故聖人之道自格物始蓋格夫凡物
之無不有理事情也爲文者亦格之文之爲物而
已矣夫備物者莫大於天地而天地備於六經六

經者理事情之權輿也合而言之則凡經之一句
一義皆各備此三者而互相發明分而言之則易
似專言乎理書春秋禮似專言乎事詩似專言乎
情此經之原本也而推其流之所至因易之流而
為言則議論辨說等作是也因書春秋禮之流而為言
則史傳紀述典制等作是也因詩之流而為言則
辭賦詩歌等作是也數者條理各不同分見於經
雖各有專屬其適乎道則一也而理者與道為體
事與情總貫乎其中惟明其理乃能出之而成文
六經之後其得此意者則庶乎唐宋以來諸大家

之文為不悖乎道矣夫文之本乎經者襲其道非
襲其辭如以其辭則周秦以來三千餘年間其辭
遞變日異而月不同然能遞變其辭而必不能遞
變其道蓋天下古今止有此一道千差萬別總不
可越非可於此外別事旁求用其私智而能成一
家之言以自鳴於古今者也即其人之言幸而當
時稱之後世述之而總不可謂之為文即天下有
自成一家之文斷無有自成一家之道若有自成
一家之道天下古今豈有二道乎而本乎道者原
非執一法以泥之一律以格之者也當其神明在

心變化於法左宜右有無所不可而用意所根柢處必一定而有在譬之古帝王相傳惟一執中至於所尚則有忠與質文之各不同然豈以所尚不同而執中之傳亦各有不同者哉又豈以執中之傳同而所尚亦遂必出於同者哉故文之爲道一本而萬殊亦萬殊而一本者也夫所謂成一家之言者其獨闢此一家者乎抑祖述彼一家者乎若其獨闢則古今以來數千百年必無至今日而忽有獨闢之道且何所據而謂之成若其祖述則所述之彼一家是又一家矣彼是道非道不可知漫

然而襲之安得謂爲成家乎旣以襲之矣安得稱爲一家之言乎譬之天地間其籟有萬總謂爲聲如鸞鳳之和鳴箛韶之雅奏聲也寒蛩之啾嘈蚯蚓之鳴竅亦聲也彼蛩與蚓何嘗不自成其一家之聲然與鸞鳳箛韶同類而稱其聲之成也可乎故一家之言乃其人之言非天下古今之言也不可謂爲成也然僕所引六朝莊列司馬遷之徒則更自有說六朝不足論莊列豈非自成一家之言者司馬遷嘗自謂成一家之言矣安得盡非之乎然莊列之人與文其力能自爲一道而與六經之

道爲角才與辨皆足以濟之如莊之外篇叛道尤極而其書卒不廢蓋與道相反而能中分以自成者不可徒以一家稱也但不可謂爲是而已司馬遷之文固知尊向六經然徒能貌其郭廓耳於道雖未能適其志則道也故其自謂成家可也竊怪後之人尚不能知道與非道之辨其所爲文又在揚雄所詘雕蟲小技之下不識所成者何家乎且莊列司馬諸人之文爲之於周秦漢以前以創闢之人爲創闢之文稱作者可也若後人踵而爲之於今日則何異於芻狗何況等而下之者乎僕嘗

論古今作者其作一文必爲古今不可不作之文其言有關於天下古今者雖欲不作而不得不作或前人未曾言之而我始言之後人不知言之而我能開發言之故貴乎其有是言也若前人已言之而我摹倣言之今人皆能言之而我隨聲附和言之則不如不言之爲愈也所以古來作者有言謂之立言以此言自我而立且非我不能立傍無倚附之謂立獨行其是之謂立故與功與德共立而不朽也然其爲言有端焉有緒焉或以質勝或以文勝或借援引以明或據才辨以見其措諸辭

有不同總不能外乎夫子辭達之一言要以辭達
意不以辭飾意以辭飾意必至剽字竊句求異標
新不則陳陳相因附會希合究其初彼原無意卽
以辭爲意問其所旨彼且茫然不自知世人見其
斐然龐然亦或羣然稱之僕所謂文雖美而無如
其不通何矣可勝道哉且夫辭達與不達亦有淺
深之不同本無意而辭不達無可達也有其意而
辭不達不能達也能造意而辭不達不達乎道也
自以爲達乎道而辭仍不達非道之辭難達也進
乎此而辭能達者其辭皆道也如是以抒其志慮
發爲議論徵諸見聞考諸往古平奇正側多寡繁
簡不襲不臆屏隱怪黜庸腐歸於辭達其意意達
其道而已斯爲天地古今之言而豈一家之言哉
於此而或有未盡善則徐以辨其工拙察其巧力
所爭在毫末之間但根本既定則無適而不可矣
此論文之極則作文之本原因足下之詔我故敢
竭其區區而不自知其言之罔且誕也幸足下更
有以教之

亦以缺之

融其匹而不自味其言之固且雖少幸或可更
此論文之疎隕於文之本氣固足以下之
其意而一博為天
辭不與不似
發無新編始前良聞其言
其意而一博為天
辭不與不似
發無新編始前良聞其言

與吳漢槎書

弟自黜廢山野於今七年矣生平知交故人從無
有聞問齒及者而弟益自遠弃不復與世酬酢一
切情文都絕故人亦未嘗有辭相責備蓋相忘有
斯人也久矣仁兄忽枉扁舟過我草堂脫粟歡然
襍被信宿不以弟貧賤廢弃而勤勤懇懇此古人
之事非可求之薄俗者也仁兄從容詢及弟廢弃
之由蓋弟獲戾以來絕不欲白於人久矣且用世
之念已絕使置辯人必曰其殆希復進乎非我志
也仁兄能知我者何不可言耶儻不厭聽敢詳

述之弟於乙卯謁選得寶應六月受事明年十一月被黜在事僅一歲有半而罪過叢生怨尤交作自上官以及親交咸思釀禍而趣其敗皆以爲縣令者官私之外府也有令若此不如無有邑爲南北九省之衝舟車便道枉過者日數十輩其意皆有所爲弟寧不知此然不幸值萬難極窮之時勢寶邑地丁條額三萬有奇支應驛站一萬有奇卽於本邑現徵支應前此驛站止應往來之使以什之二充之足矣爲令者事上官出其中交游出其間不必攫莫夜之金亦足倚辦故咸以官此爲善

地此前令孫樹百得行取如反掌也自康熙九年邑被水患漸蠲額徵至十三年災益甚歷邀恩蠲至十四年乙卯統計一邑十分錢糧蠲去九分五釐有奇現徵存額四釐有奇僅一千七百兩有奇耳驛站在本邑扣銷者僅四百兩有奇外俱申請藩司撥補而藩司遷延推托云須請於部部又有歲終奏銷之文藩司當年給發僅十分之三夫驛站急需又值吳耿倡逆之時帑金御馬軍器之使十四十五兩年軍興百端夫馬之需無論不可遲旬月此日辰刻之需萬不能遲至於午而

請撥補動以歲計以月計且曰該縣且自行設處夫以一千七百兩之地丁按月立時提解無可那移書生初任爲縣令安得家有餘貲以應在官之急勢必百計稱貸以應又安能饜大吏之欲結交遊之歡乎且邑驛站原額一萬一千兩有奇十四年奉文裁減一千五百九十兩有奇十五年又奉裁四畱六之文裁三千二百九十兩有奇合計兩年共裁四千八百兩有奇其時征勦閩逆州縣添設報馬邑添六站站設馬二十匹計共添馬一百二十匹原額驛馬八十一匹添之數倍於原額又加

半芻牧皆如之軍興法尤急而錢糧則裁向日什之四况所存之六又仰請藩庫撥補司主 艱難勒指其意蓋欲該縣掣取空批而不遂也銜怨實始於此計一歲司庫之發不過五分每分又七折又抑配低錢一歲萬兩之額至是僅可二千兩矣又十四年裁減直至十五年四月十九日始奉司檄飭知十五年裁減至本年十一月十六日飭知兩年未奉飭知以前之日月其夫馬工料悉照未裁之額給發歲正月朔爲始不得遲一日不得絲毫拖掛及奉裁減之文悉係已放之日而藩司

則照裁數於現撥內扣除已放夫馬工料檄令追補不識問之馬乎問之夫乎故兩年間揭重債數千兩撥補裁去無可抵償弟謝事至今每歲債主來山中追呼徵索彼徒見四壁蕭然久之亦遂罷去由是言之當時情事可知矣而或者曰做官者寧僅在此取之地方必有道矣亦思作吏之取諸地方者非錢糧卽詞訟邑之錢糧如彼取之詞訟非滅天理喪良心倒黑白是非敲骨吸髓則不能得所欲世固有行之而輒效者矣弟思上有蒼天曾有心肺每見有司公堂之榜皆爲視民如傷天

鑒在茲等語非不知善之可慕惡之當戒及措諸行事則不然何也弟每清夜捫心使自一金以至十百千明不可告君父幽不可質鬼神外不可告人內不可問衾影有絲毫昧心則弟闔門十餘口天殛其軀俾無遺種矣當是時邑有二三極大獄他人值此必踞爲奇貨皆可攫萬金如萬鄉紳之盜案王逆督之簿錄周姓之勘湖田弟皆矢之以公行之以恕邑紳有詈弟爲愚且戇者仁兄北上時道出寶邑可歷數以問其民而徵之者也入都時可問邑紳之在朝者而徵之者也弟固知

以若所為必無濟或勸弟通聲氣以求齒牙之援
 弟固力不能且不欲寧事敗而終不悔故弟之被
 黜非獨眾人以為宜至親切友亦以為宜非獨不
 肖者以為宜即世所稱賢者亦以為宜謗讟詬厲
 欲殺欲割從未聞知交中有一言剖白者此子長
 所以歛歔而亟著貨殖傳也大抵鑠金銷骨之論
 倡於都下者前邑令孫樹百

倡於淮揚間者江都孝廉張問達也樹百為
 令時信其腹心蠹隸董祥殺射陽湖無辜四十六
 人弟出都時樹百諄諄以此隸為托弟至邑立責

逐此兇樹百憾入骨

張問達者丙午孝廉出舍

弟蒼巖門昂然有所挾而來謂必立餽千金弟不
 應三怨交作口無擇言凡來而不遂欲者口口相
 傳青蠅蕙苾空中樓閣弟俱付之一笑毫不置辨

然其中二事傳聞異詞因事失實有須剖明者一
謗者曰浚民及賣菜傭寶邑額有土稅歲五百七
十兩有奇其款目部頒之藩司藩頒之府縣刊木
榜樹之務所內一條菜茹瓜茹蔬韭之類每百斤
納銀四釐若論宜蠲也須詳上官達部當軍餉急
他項悉量裁充餉使申上臺達部必不濟若竟免
諸民須以已橐代輸計蔬菜之稅一日四五百文
不等已橐亦何自來哉孫樹百固嘗蠲茹菜之稅
以邀譽矣樹百於兩河要害及賑荒二項共乾沒
數萬金蠲蔬菜之征特萬分之一耳近來郡縣有

司百凡作爲動曰捐俸寶邑官吏俸照蠲徵分數
扣減知縣俸僅二兩七錢有奇而動曰捐俸吾誰
欺乎舍捐俸不識以何項代輸乎夫利不在官卽
在民官之利未有不取之民者若曰以已橐代輸
是卽取之民以代民輸耳此猶強取東鄰之粟以
賙西鄰而曰吾以厚鄰里也可乎謗者又曰販鹽
魚以市利此則舍親馮姓者久賈江淮間豈爲官
而禁其親戚之爲商賈乎彼持本以營利何與於
官若馮姓假官勢以漁利邑民最刁卽走告上官
矣且一絲一粟弟從不以官價取之民而親戚敢

爾乎若云令之親屬不宜商賈於地方則今日之居積接廛貿易連檣在通都屬下者比比而是更有置良田萬頃於所屬者矣昔人所云但見其上何至縣令則并其親戚而禁其爲商乎此亦事理之較著者也抑弟之獲罪又不止此寶邑北則山陽南則高郵漕河關係利害相等十五年大水黃淮交溢滙內地諸湖山陽釣魚臺高家堰及高郵清水潭俱決寶邑東西兩岸河堤一百六十里弟督夫救護寢食於堤三閱月幸獲全凡河夫例隨工之緊緩大小多寡派民以應大約鄉紳免十五

督撫掾史免十三其應役者皆水災飢民鵠面鳩形死於役者什二三弟惻然傷之凡紳掾槩不免淮安諸紳恨弟入骨蓋淮紳之產大半在寶邑故也交口媒孽職此之由厥後山陽高郵塞決之費皆以鉅萬計而寶應止一搶修不及五百兩上官猶以浮費駁減撫公露章且曰本官庸懦性成河漕驛站百事廢弛此又可付之一笑者矣大抵弟子之不才性剛介而質麤疎汲長孺之顛益以國武子之盡言旣不合時宜而又張空拳以求免乎今之世蓋其難哉蓋其難哉弟向不置辨仁兄爲三

十年道義之交故因問及備臚始末不覺其言之
長幸賜詳覽不宣

昔以... 交... 口... 讀... 伏... 之... 故... 麗... 於... 知... 堂... 木... 之...

答沈昭子翰林書

伏讀來教辭命諄復謬蒙獎借變竊自幸其所得
之有所正終不覺惶然媿汗之無從也變幼遭世
故未嘗知學及乎壯年隨俗習為詞章好六朝駢
麗使事屬辭餽餼藻績未嘗從事於六經而根原
於古昔聖賢之旨於舉子業習經之外略未有所
知也即習經不過獵其皮毛歷其郭廓於一經之
堂奧骨髓終茫然也近數年以來既以無用於世
木石鹿豕之餘稍稍復親書卷始益厭雕蟲餽餼
之技而盡挾去之思從事於古昔聖賢之經學纔

有其志而自顧年已老矣嘗觀古之人畢一生之力止能終始一經稱專家卽一經之中古人又得分而專之者如春秋之有左公穀傳詩之有毛鄭等氏又各分肄而不相屬凡經皆然蓋古之學者於誦習之下思窺見乎聖人之旨蓋若是之難也今之人動曰經學豈變垂老之年而敢妄冀此乎無已則於詩文一道稍爲究論而上下之然又不

敢以詩文爲小技旣已厭棄雕蟲餽釘之學則此亦必折衷於理道而後可然於古昔聖賢之旨眇乎其一無所聞而竊妄爲論說旣不能起古人而折衷之廢棄之餘又不獲望見當世之有道大賢操作者之柄者親炙而就正焉其謬日甚其僻日痼如瞽者處於闇冥之鄉聾者處於無聲之地且不自知其爲瞽不自知其爲聾終於無所知而已矣乃幸於當世之有道大賢而操作者之柄者得吾先生又託素文之末日者面奉話言茲復惠以明教燮竊自思維先生之文章經濟爲當世所宗主而學則根柢六經無所不窺上以脗合於古昔聖賢之道而下以待後之學者此其學甚鉅而爲道至遠也若視燮之所爲文至陋矣此猶鷓鴣之

於鳩鷺豈在其耳目界分中者哉乃故爲誘掖之
獎借之進之於不屑教之列實竊自幸今而後變
之文果可無戾乎當世之作者乎即可無戾於古
昔聖賢之理道乎變初不過姑妄言之期於世亦
妄聽之而已矣乃今得就正於先生得先生之一
言以決其從違是非焉而後始知免於妄言之誕
而幸其稍有所得也然變旣以不學而未聞乎道
質復鈍魯習於迂僻旣久與世每多齟齬昔東坡
先生滿腹不合時宜變何敢上幾往哲而不合時
宜竊嘗妄謂有是近且屏居窮壑之中與世不相

聞問時宜之合與否總不自知或偶見之筆墨觸
處不免莊周有言毛嬙驪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
淡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變非不自知其
爲魚鳥麋鹿也私心惴惴焉庶幾當世操作者之
柄者見而正之尚有改而進之魚鳥麋鹿之羣者
乎乃今先生從而誘掖之獎借之將使魚益堅其
爲魚鳥益堅其爲鳥麋鹿益堅其爲麋鹿也且不
復知天下之有正色正味其戾於世亦何適而可
哉竊恐其非之益遂而無所底止矣夫先生之鴻
文碩學旣已久懸大廷爲當世之矜式模楷其

淺者人拾其片辭隻字以取榮名登顯爵其淡者
 垂於百世之後皆足以感發而興起乃過自謙抑
 以如江如海之大集而俯酌於溝瀆之涓滴若變
 者而命之為言夫溝瀆亦烏能知江海之分量哉
 有不媿汗而無所措者乎使命遄旋不及縷布春
 王擬叩新社賫拙文請正不宣

已畦集卷之十四目錄

墓表

西華阡表

金孝章處士墓表

寶華山見月大律師塔表

杞縣進士文林郎德清縣知縣馮君墓表

處士程

墓表

已畦集卷之十四

吳江葉燮曾星期

西華阡表

嗚呼惟我顯考虞部府君歿於順治戊子其子燮
 值時多故未遑卜吉權淺葬於我大父學憲公之
 兆域越康熙丁卯五月始卜吉西華之阡燮貧且
 廢無交遊不能丐當世大人先生懸綽之辭永之
 墓版自惟無狀又不敢不有以表諸阡為垂後計
 惟我六世祖都諫公以進士起家迨我府君五世
 皆成進士踵接也府君年十一學憲公卒學憲公

歷官以廉節著聞所貽僅給饘粥府君幼孤外侮
疊至備歷艱阻勤學自奮以成立天啓甲子舉於
鄉明年乙丑成進士時大學士秉謙爲魏璫私人
遣人招府君苟來謁庶常可得府君辭絕之筮仕
改授教職陞工部虞衡司主事一年以馮太宜人
春秋高陳情歸終養府君在朝日淺且位散寮趣
官守清苦自矢嚴一介之取旣歸益甘澹泊視榮
利若浼己太宜人卒終喪遂絕意仕進家居杜門
一榻書卷蕭然生平口不言錢手未嘗一持鏹如
畏執熱性嗜儉約常食蔬間日一肉裏衣必以布

無寸絲自幼至居官不易也處世接物坦易樂與
而是非必以直凡地方公事不便者力言之當事
不市恩不避怨有時過於激亦不靳也親族友以
婚喪葬緩急者雖無餘必減己以應喜釋氏言著
楞嚴彙解金剛經參同契嘗獨酌吟咏竟日詩文
取適意不拘拘摹倣古人有集二十卷兵後什不
存一二傍通六壬奇門星家堪輿之學皆抉其奧
著納甲納音貴人等論爲緯學辨義四卷暮年薙
髮爲浮屠於杭之皋亭山卒於平湖孝廉馮兼山
之別墅耘廬兼山馮太宜人內姪府君旣爲僧義

不可歸兼山來招往依之以終府君成進士三十年始終刻苦殆過寒士所居堂名清白學憲公所貽也府君每指堂額以詔變等曰我家自都諫公以來五世食祿所貽者止此二字故我每一顧不敢忘我雖貧不爲戚戚固窮安命可以自怡汝輩若能興起繼志吾願畢矣小子變謹泣而志之府君生於明萬曆己丑卒於順治戊子享年六十顯妣封安人沈氏憲副沈公諱琬女沈爲吳江甲族安人事親孝教家禮事事克相府君之美嫺詩書以古大家爲師生於明萬曆庚寅卒於明崇禎乙亥享年四十有六生變兄弟八人惟幼弟儻早殤變五兄一弟俱諸生授室或夭或早卒兄佺年四十五偁年十八倅年二十二侗年三十七儋年二十變弟孚年二十七惟侗有子舒崇康熙丙辰進士中書舍人亦早卒餘俱無後可悲也變子然一身才卑力拙更貧賤廢棄不能奮發告無罪於前人沒世有遺憾不揣愚不肖敬撫府君生平大略康熙丁卯六月朔男庚戌進士變表

處士金孝章先生墓表

康熙歲乙卯有吳處士金孝章先生卒其門弟子
僉謂先生至行潛德法當得易名爰集議私謚曰
貞孝先生其在易之遯九四曰好遯君子吉九五
曰嘉遯貞吉上九曰肥遯无不利夫遯之初二三
曰尾曰執曰係皆有厲而四之好五之嘉上之肥
皆吉而利何歟且遯者與世違也上九違之至也
居天下之至窮所以爲瘠也而係以肥乎先儒有
言遯以最深爲美四之好不如五之嘉五之嘉不
如上之遯故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瘠于躬

適以肥乎道何疑之有吾乃於貞孝先生見之矣
先生少尚氣節以任俠自喜從父衍禧公官寧夏
躍馬挾矢馳驟絕塞間已徧遊燕趙齊魯自淮以
北無不歷遇古人遺蹟必慨然憑弔久之嘗乘罽
駕馬日暮失道絕阮越谷頃刻二百里間道帶星
馳還諸邊大帥爭欲幕致之先生弗顧也旣歸思
爲用世學盡弃所習好就制舉文日進聲溢士林
鄉先達成推重之屢試於鄉嘗得矣復失主司惋
惜世傳其文明季四方多故先生見事日非壬午
之試三塲義俱畢忽撫案曰此何時博此一第乎

塗其卷而出始有遯世志甲申以後先生益砥初
志於是屏絕塵務蕭然物外二十餘年即飢寒交
萃終不向人俛首托寄高遠自稱吳會孤雲當世
有清真絕俗之目蓋先生少以意氣自許稱俠士
中歲折節讀書爲文學之儒旣晚遯世无悶爲獨
行君子先生一生之學屢變而益進底於成德者
如此先生事親孝家雖貧生必盡其養死必盡其
誠終身必盡其慕於同氣咸以是推之惟貞惟孝
不媿其名好周人急宗戚友之無告者已無力必
盡力爲謀之得當乃已幼即能詩少年所歷遊地

多弔古之作後益工他著作亦益富四方踵求篇章者無虛日彙集若干卷皆可傳旁工藝事書法與繪事兼稱絕世爭寶之卒年七十四可不謂遯之肥而得其終者歟先生諱俊明字孝章蘇之吳縣人其先世系祖考并配與子孫若葬之年月墟里詳誌墓文茲不列余與先生之子侃善得先生一生大節之彰彰者而表之石

寶華山見月大律師塔表

皇清順治乙酉大律師三昧和尚將示寂以紫衣戒本付其第一座大弟子見月大師嗣法於金陵之寶華山師既嗣法益大振律宗園海以內莫不震動蓋自南山大師以來律宗中興未有如師之盛者也師之密修實行不能殫述總而言之威德則萬行莊嚴精進則六度總攝持已則嚴以厲爲人則悲以切福報無一方之不應成就無一息之或淪大哉至乎莫可得而名言矣師產於滇南始依玄教繼探賢首賢首教法師亮公勸師北行曰

欲具足大戒非求三昧老和尚不可師於是北行道行德範所至感動欽敬雖經宿暫畱隨在升坐說法爲一切利益方便至潤州始得親承昧老和尚遇合之奇感孚之捷猶神龍歸大海爪牙鱗鬣脫體神靈遂於律制之淵源流派徵一得百靡不貫通始充上座析義敷文抉微洞妙旋爲教授臨壇證諦弘化無方時寶華草創百度殷繁師以教授兼院務庀材鳩工罄智殫力越三年鉅工告成其弘麗雄傑大江南北梵刹所未有也及嗣坐道場於是申嚴律制結戒立規法衆雲集遵循率由凜如秋霜藹如冬日當是時

皇朝初定鼎寶華四面上下姦宄充斥官兵翦勦謂盜且潛寺中遷怒僧衆禍幾不測師先是以好言勸誠盜遠去而以誠釋大帥之怒全寺安僧師之不思議力也壬子歲饑師於華山西北慈應禪林倡檀那施賑設粥食飢民全活者數萬人師之慈悲願力也戒壇向以木築師易以石闢土之夕壇殿生光五色上騰明如晝有目共覩師之威德莊嚴理事無礙者如此師初行脚自滇而北始經寶洪大覺寶慶報恩繼歷南岳黃梅廬山走中原

抵五臺復南行往復萬餘里時所在賊氛熾毒師備歷奇險重趼凍餓九死一生惟一念求師爲大事處之泰然及遇本師本願圓成智行益勇昧和尚於淮安之檀度金陵之報恩蘇州之北禪松江之超果秀水之三塔會稽之能仁共推期場殊勝皆師贊助爲多及主法席以十事誓衆如革化主黜私廚說戒不攢單不領疏方丈均作務種種諸法師旣力以毘尼自任諸方來禮請開戒者歲無虛月師以本山務殷屢謝辭之辭不獲者如武進天寧儀真五臺江寧碧峰及紫竹林宿遷極樂一

往說戒焉及示疾將遷化謂諸大弟子曰某承住此山三十四年力弘戒法雖衰老不敢少休諸行無常終歸於盡吾事未竟誓將乘願輪而再至汝等惟守我成規努力爲道何生死去來之可間耶遂寂然而逝此則師之一生精進雖當遷化尚欲乘願再至其無時無處不總攝者如此至師之持已爲人也昧和尚寂滅歸藏師廬塔所三年灑掃執役無不躬親坐方丈作務必先必勞每結夏安居九旬之中無寸晷可間諸方咸取則焉春冬二期開戒規範威儀纖毫悉遵佛制身率大衆溽暑

必整衣祈寒必露頂修般舟三昧晝夜竦立不坐
卧偏倚者九旬所以檢束身心微細不使毫忽有
閒師一生兩舉行焉生平未嘗體掛一絲囊蓄一
錢撰述大乘玄義正持會集作持續義僧行軌則
黑白半月及正範諸書以覺後學師持己之嚴厲
爲人之憫切者如此師所至坐道場凡緇素四衆
善信男女雲合景從填街塞巷皈命頂禮發於至
誠前後說戒七十餘期門弟子合以數萬計成就
入室大弟子五十餘人雖窮陬僻壤茅菴蓬室無
不有師之戒子在焉始終無片紙疏募走諸方聞

其風者自邇及遐檀施之資不謀而至委若丘陵
供佛飯僧之餘散之大衆或作醫藥布施不使稍
畱閤維之日百里之內男女老幼哀慕追送充溢
山谷香花滿路鳥獸奔號其福報之廣被成就之
弘深者如此原惟律教始於優波尊者爲世尊綱
紀嗣後律燈源流世代時有絕續南山大師之後
實惟昧和尚振興之而師以大人相繼起再世重
光凡前人未竟之緒益擴充而恢大之直紹靈山
綱紀然後一切學人始知如來毘尼真制徹鉅細
貫精麤大矣哉至今日而重開面目矣師之威德

精進持已爲人福報成就種種廣大種種深微於
莫可名言中略書其梗槩如此若籍貫家世壽臘
諱號與踐歷歲月詳德行碑茲不具康熙癸酉橫
山葉燮撰表

杞縣進士文林郎德清縣知縣馮君墓表

康熙丙子中州馮子泌遣一介二千里馳書來以
其顯考文林郎貞文先生狀屬予文以表諸墓且
曰誌銘以藏諸壙表以樹諸道微先生文無以稱
敢請余惟先生之文章道德於義當得易名旣不
得諸朝先生之門人以先生之生平不可沒也遵
古人私諡之法諡曰貞文先生稱其德也夫貞者
正而固也古之貞臣必以節著故貞於義爲節然
在易節之卦辭曰苦節不可貞上六曰苦節貞凶
悔亡旣曰不可貞又曰貞凶若是乎貞未易言也

先儒吳氏曰節之爲用中而能節則爲九五之甘中而過節則爲上六之苦過乎中則不可貞也安定胡氏曰上六居無位之地行於一已苦節於一身則悔亡過節於身外則不能無悔予乃深歎先生之貞爲能合乎節之中宜其可貞而始終無悔也先生成進士爲明癸未凡人初得一第不能無侈心始患得旣患失乃益復患得當是時物議推先生宜館職先生辭不就請就百里且曰詞林貴官豈不樂居但今時何時也我寧爲一邑吏善全於外可也明年甲申北都陷同時清要諸公大半

不可問先生獨得幾先以全而無負於國此非先生守身之節乎其筮仕令浙之德清時事且益亟凡人不詭於觀變必肆爲封殖討先生盡心所職不期年大治即謝去去之日止將身之素以行此非先生居官之節乎先生歸田杜門自晦當事屢欲薦諸朝先生輒不應未嘗通往還顯者來必固辭以疾日著書爲事者四十年此非先生隱居之節乎之數者先儒所言行於一已苦於一身節得乎中豈尚不可貞而悔有不亡哉變節之苦而爲節之甘善於處無位之地者矣先生文章道德

人能言之余獨表先生之大節能得乎貞者如此而表之石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處士程

墓表

世之述世譜者必遠宗古之得姓以為宗始歷代以下其間斷而續續而斷者遙遙不可稽分合諸訛莫能辨正大率名焉而已維新安程氏之系自姬周至今按世可攷程伯休父見於周雅其後東晉諱元譚者諡忠佑梁陳間諱靈洗者封善應王諡忠壯此程氏上世之最顯者也自忠佑公官新安遂家焉厥後支分散處在新安者不下數十支相傳數十百世合之大宗咸秩敘忠佑公三十三世孫有諸四公諱謹好樹藝喜蓀田村土風遂居

之是為蓀田程氏之祖諸四公二十一世孫諱某
 官明季明威將軍君之考也君諱 **字** **性耿**
 介不屑與俗浮沉少遭世故田廬蕩然子身遊吳
 下居金閶新安俗操奇贏逐什一利君獨不治生
 產不以利易義其不為習俗所遷者如此吳俗競
 以夸靡相尚君處之澹如也峻如也君之居躬酬
 世秉禮而違俗者又如此新安人賈於吳下者皆
 鮮衣豪馬日趨趨達者之門締姻交為榮名炫宗
 黨君獨好與賢長者相往來見獨行特立之士尤
 周旋歎慕不忍忽君之攸好德異於習俗之好者

又如此河南二程先生實自新安北徙祠宇徧天
 下在蘇之虎丘者推祀同本之始祖而主兩先生
 族之貴而長者董其事君率先任勞費經禮典禮
 微鉅必謹君之孝以成仁又如此凡此者皆處士
 君之尚義秉禮好德推仁諸大節非有持已介然
 之大防而能之者乎君齒未衰早謝家政諸子某
 某等咸賢而有才以義為利業亦益起門以內和
 好雍雍君之慈而善教以裕後又如此予與君之
 諸嗣君善而尤與次君名國鑑者厚處士從孫枚
 吉又從予游故知君深質之新安及吳之士咸曰

然無弗信表而傳之無愧某年月日橫山葉燮頓
首表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下, 又, 婚, 然, 下, 又, 婚, 然, 下, 又, 婚, 然]

已畦集卷之十五目錄

墓誌銘

勅贈文林郎廣東陽山縣知縣屠君暨配封

太孺人沈太君合葬墓誌銘

進士中憲大夫湖廣湖北江防兵備道按察

司副使汪公墓誌銘

進士 君墓誌銘

進士承德郎候補部主事起菴錢君墓誌銘

過叔寅處士墓誌銘

魏卜臣孝廉墓誌銘

儀封周竹友處士暨配王氏繼室王氏合葬

墓誌銘

從伯兄文然文學墓誌銘

文學曹理菴墓誌銘

何國史公墓誌銘

蘇士中處大夫墓誌銘

太孺人沈太君合葬墓誌銘

林明之林清禮墓誌銘

墓誌銘

已畦集卷之十五目錄

已畦集卷之十五

吳江葉燮 星期

勅贈文林郎廣東陽山縣知縣屠君暨配封

太孺人沈太君合葬墓誌銘

皇清順治九年粵東亂寇陷廣州陽山縣知縣事

屠洪基死之越明年孤又良號哭匍匐數千里奔

赴喪所至則陽山新令郭君名升業殮葬立碑表

墓又良啓藏扶櫬歸葬錢塘之鳳凰山康熙甲戌

府君元配沈太孺人卒以其年月又良舉母太君

喪合葬府君之阡燮府君年子也又良屬燮誌而

銘之謹按府君屠氏諱洪基字濬之家世大梁宋南渡遷居浙之明州傳至明成化丙戌進士諱瀟官吏部尚書謚襄惠再傳至萬曆丁丑進士諱隆官禮部主事爲越望族府君高祖諱璋生孫諱俊始遷杭州俊生子諱養德府君考也自高曾以來世耕讀弗仕府君少好讀書見天下多故棄章句學研究經濟用世具順治二年王師南下府君挾策干大帥帥奇之試署錢塘簿遷新昌丞檄知上虞縣時浙以東寇充斥府君所至擒戎首散脅從全活甚衆官上虞時上官發巨盜五禁縣獄賊

黨數千謀夜穴城劫之府君謀知不待申報立梟五首懸樓櫓大書之榜列炬火燭之賊遠望駭遁上官獎其能王師南征粵帥聞府君定亂才辟與俱行順治八年署知陽山縣不朞年邑大治明年賊馬寶擁數萬衆攻城府君悉力拒守二旬賊攻不克去旋復來以象兵乘城城陷府君被執賊才府君欲降之係以俱去府君挽道旁樹不行賊再三慰諭府君叱之且罵賊怒揮刃斷右臂中數刃死閱七日援兵至獲府君尸於河南坪大樹下陽山典史李昂同被執得脫歸述其狀云郭令旣

葬府君之明年又良扶櫬歸浙陽山士民請葬府君衣冠邑舊有唐韓文公祠以府君配食事載廣州府誌配太孺人沈氏錢塘望族歸屠事舅姑以孝聞府君喜交遊凡奉賓客周姻族太君竭力以佐不言訕不辭瘁府君被難陽山太君家居間難不能行自投於地極荼苦艱凶狀孤又良僅成童勉之力學敦行康熙癸卯又良舉浙第一人庚戌成進士太君益勉之曰而父爲忠臣古人教孝作忠今爾勉作忠以成孝可慰而父矣又良謁選得河南扶溝令寬仁廉惠著於其土太君教也覃恩

封太孺人又良遷雲南曲靖府同知未行旋論罷太君無戚容曰免萬里崎嶇歸老丘壑願足矣抵家貧逾又良未仕時盜無粟澹如也府君生某年卒某年太孺人生某年卒某年享年八十子一又良娶何氏孫男履嘉早夭曾孫耘銘曰

越之族望襄惠肇屠勲勒旂常澤衍分符爰有貞臣莅于南服纓結貫虹驂挂不祿淑配允嘉曰懿曰慈頌洽比閭問昭令嗣聿躋大壽貧以安之碩哉休名子孫永之銘者年子弗野弗史旣固且安襄惠載起

粟由地賦
 洛水合于洛水之
 曰發於合水則問
 田於千兩則豈於
 越之於聖憲惠華
 身與何為於思獻
 卒其半於人
 性大器人一身之
 性大器人一身之

進士中憲大夫湖廣湖北江防兵備道按察
 司副使汪公墓誌銘

公姓汪氏諱繼昌字徵五號悔岸徽之歙縣人也
 先世在漢為魯國人仕於吳遂為吳人其世次不
 可攷至趙宋時有秘書丞諱叔敖子孫始遷歙之
 叢睦里為歙人曾祖德潤公諱珣仕前明為周藩
 府郎官祖起莘公諱可覺舉於鄉有時譽起莘公
 生封叅議然明公諱汝謙公之顯考也封公始遷
 家於杭有子二長玉立邑文學公其仲也封公以
 文章節氣重當世四方名公卿賢豪長者無不願

交封公飲食居處之坐恆滿無不愜其願見懷公
卿咸欲登封公啓事封公堅卧力辭得免公少年
時侍封公即徧識海內諸前輩英豪挹其言論風
采海內無有不知汪仲子者爲兩浙文壇少年冠
順治戊子舉經魁己丑成進士主司咸以得公名
家才望爲盛事僉謂公宜居文學侍從地公以例
當得郡司理勿妄冀澹然辭之當是時自江楚南
及兩粵新入版圖梗化者猶時告警廟堂銓選官
其地者需才急凡有才能名俱以不次擢公越次
得瓊州守旋超授廣西左江道布政司叅議丁酉

陞湖廣湖北江防兵備道按察司副使一年罷歸
公之在左江也李定國蹂躪徧粵以西公赴任未
幾大帥檄公赴援蒼梧公至南寧倉猝無舟渡公
盡棄資裝江中以單舸奮身進未至蒼梧陷時賊
騎徧野人無固志公調兵食起瘡痍補卒乘爲恢
勦計時經略輔臣洪公知公忠勤招致幕下叅機
密公早夜勞瘁寢食俱廢言於經略曰弭亂之道
外攘必本內安內不安則奸民從中煽惑良民外
賊鈎連釀禍無已難奏底定功明公須嚴勅所在
有司務招流亡鎮反側劑文武軍民要在各足其

食如是則衆心固金湯不在封疆在衽席矣安內之策周斯外攘之功舉經略公是公言公居幕府二年兩粵之民大集公之畫居多也公之在楚江防也當川湖黔粵衝師行往來如織地盤錯叢奸民漸漬於南蠻稱最劇公寬以柔之嚴以威之事董大綱餘悉付羣有司不問即大府檄勅如雨公惟量事緩急不稍有遷就屈撓適征滇師過將軍藉送迎微嫌中公以簿書期會之過劾罷歸公慨然就道略不置辨人咸歎息公少年起家科第歷任三瓊州未抵治即擢去止兩爲憲司皆驅馳戎

馬金革間日與武夫悍將爲伍籌芻牧糗糧軍實櫛沐寒暑風雨中古之勞臣忘其家與身者公無媿矣公持已廉慎而賦性剛直受知大帥而亦爲不知己者所憎卒以是廢可不爲當世惜此人乎公旣歸田被服儒素與朋舊飲酒賦詩不事聲伎耳目之好所居有隙圃栽花種竹絕口不談時務常誦老子之言曰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其素志也憂人急於三黨酌本末輕重之宜以爲敦睦利衆之事不惜克己爲之故身沒而人思之不置封公歿所遺田廬及前代千年鼎彝書畫物

悉讓其兄曰我既食祿於朝義當如是公登第後服官不及十年歸田優游二十餘年勞於出而逸於處公居杭入籍嘉興故又爲嘉興人伯仲方公無後以公嗣封公之卒也公適被楚江命經略之章者也公生明萬曆丁巳卒康熙癸亥年六十有七配吳氏贈恭人繼配吳氏封恭人子一文孫貢監生女一適潘孫五錫甲國學生兆甲先甲俱庠生次桂甲偉甲以其年月日葬錢塘長壽鄉白巖山之新阡銘曰

維汪肇業有吳始揚繩繩秘書儀型弗忘顯于南服世以克光遙遙宿源天路雲翔孝廉振振文學濟美於赫大夫曄曄特起嶺嶠謳思江漢樂只文韜武略家乘國史惜天不誘惟泉在山曰霖曰楫海內永歎千秋松檟奕世作焉

內不復下好法外
歸左想容原
承進士承德郎候補部主事起菴錢君墓誌銘
承進士承德郎候補部主事起菴錢君墓誌銘
承進士承德郎候補部主事起菴錢君墓誌銘
承進士承德郎候補部主事起菴錢君墓誌銘
承進士承德郎候補部主事起菴錢君墓誌銘
承進士承德郎候補部主事起菴錢君墓誌銘
承進士承德郎候補部主事起菴錢君墓誌銘
承進士承德郎候補部主事起菴錢君墓誌銘
承進士承德郎候補部主事起菴錢君墓誌銘
承進士承德郎候補部主事起菴錢君墓誌銘

進士承德郎候補部主事起菴錢君墓誌銘
承德郎候補部主事錢君諱霞字赤城號起菴年
五十二卒於家其友葉燮往哭於喪次既畢事君
之子永增伏哭庭下曰孤之父且死手一幘以授
不孝孤曰此吾之遺像也吾久欲葉君已畦題其
端葉君知吾浚吾已矣惟葉君能言之爾其以是
往乞辭燮展幘如見錢君題七言斷句四於其首
又揮涕久之永增又伏哭曰將以某年月日卜葬
先人於某區某圩藏而不得先生記無以慰先人
惟先生哀焉余惟與錢君生同里進士同年相知

歡好異同儕義不可不有以盡君上世出臨安武肅王第二十六子封嘉興侯始爲嘉興支其後至明嘉靖時高祖某始卜居嘉善南城慶豐里曾祖諱釗祖諱中選皆不仕父諱象儀太學生贈承德郎績學不遇錢君生四歲而孤哭泣知禮及長篤學家窮窶不繼昕夕泊如也癸卯舉於鄉庚戌成進士

廷對二甲名二十二知山東冠縣廉而能興革利害無遺以薦移知奉天府承德縣地邊徼荒瘠而劇初至值

天子有事於

祖陵制置供頓如麻錢君兼署治中通判兩官事如蝟能辦兩委祭

陵造龍舟

上御舟色喜稱善

賜宴畱都諸大臣錢君特以勤勞得與異數也陞部主事歸里需次不兩年卒錢君處已誠待物恕與人交久乃益真中無幾微含匿家居好讀書以古人自勵及卒人咸惜之娶毛氏封安人子三永增永垣俱例監生永均女四俱適士族銘曰

穆乎其貌醇肅乎其表方和其中而不可犯惟氣
之剛敏於所赴而不耀以章胡年之不永而僅已
乎榆枋惟後之勗斯以爲乃前人光

平湖過叔寅處士墓誌銘

康熙甲子二月平湖處士過先生卒先是順治辛
卯予遷家平湖依我祖舅氏馮以居因得交其里
之老成賢者過先生相過從月日無間越十年辛
丑予攜室返乃別先生猶間歲至湖至必造先生
廬相勞苦蓋去湖二十餘年而先生卒適予有遠
行越歲歸後時不及走弔心怍怍靡止旣先生之
孫陞以狀來曰惟陞祖績學修德道集於躬而時
不遇不可不誌諸窀以貽後者當世顯公卿不乏
念素心交四十年惟先生知我祖謹請銘以納諸

藏豈藐孤是勤實我祖志也先生諱銘篋字叔寅
號凝齋其先江南無錫人七世祖某遷平湖祖厚
贈雲南道御史考諱庭訓明萬曆甲辰進士官至
應天府丞有子三先生季也成童卽好學善屬文
明之季四方學士大夫尚文章氣誼爲名高相連
屬先生交遊聲藉甚累試冠其曹前後受知所司
相望也已遭世故詘志罷進取於出處毅然不可
易不隨以流不亢以激先生爲貴公子自幼遠華
紛侈靡澹泊潔修伍寒素士不事生產晚歲家益
落居陋巷衣麤食糲無幾微戚一生撥性命學究

宋元明諸大儒言事親孝處兄弟友交友終始無
間言嘗自言於盡倫之道庶無憾人咸以爲允以
某年月日卒年八十有六配毛氏子一澤廣諸生
先先生卒孫三陞樹錦俱諸生次涑曾孫四某某
以某年月葬某鄉之某都銘曰
遇惟天嗇性我豐被文服義受者躬得喪愉戚詎
櫻哀嚴霜堅枯表乃公仰正則今後起知所宗

孝廉卜臣魏君墓誌銘

明熹宗朝逆閹魏忠賢亂國政吏科都給事中魏公諱大中昌言於朝抗擊之忠賢矯上命致都諫於獄斃之莊愍帝立逆閹伏誅卹諡死閹諸臣諡都諫忠節贈太常卿都諫長子諱學泃聞父死一慟絕有詔褒其孝竝建坊世所稱魏孝子者也孝子弟諱學濂有文章盛名崇禎癸未進士選庶吉士北都陷庶常死於難卽孝廉父也孝廉諱允枚字卜臣有夙慧未成童卽能文有名自兩世以忠孝起家聞海內孝廉習於仁義名節如粟菽益淡

以學問所至傾動名大夫士無不願交恐後順治
戊子舉於鄉七上公車不第卒年四十一孝廉早
罹家難家極貧事母陳孺人色養甘旨無弗將撫
弟妹盡力教之成嫁必擇且勉力庶常貽田六十
畝孝廉與弟允某當各得三十畝孝廉請於陳孺
人曰弟允札出嗣例本生無分授然其性拓落苦
飢寒請以枚所受三十畝讓之陳孺人喜宗族咸
高之爲文法大家諸體詩謹嚴有法度世其家學
所著有壺領山人詩集十卷文集四卷詞一卷以
某年月日葬邑東遷北區東早字圩娶某氏合葬

子四儒烈儒燾儒燕儒熊烈燕早卒燾熊邑諸生
燾之男某余孫壻也孝廉弟允札字州來與余善
謂余曰是宜銘君無辭銘曰

明綱不紐載溺逮熹逆豎竊柄鹿馬釀危節甫肆
噬膺滂靡遺赫赫都諫死所不辭髮衝笏擊碎首
裂頤離明載耀僂鯨殲鮪錫忠起幽彰孝同時揭
揭庶常維節繼之乃啓哲嗣孝廉名垂淵文暉藝
俾世作師母亦所生孝兼友宜崦岷胡促中壽遜
而曰志未展百未一爲篤厥後人稱其家兒藏固
且永安以吉隨山遙水長庇百世支

此先處士所出與偕以省躬
 吾先處士終身所隱居之室也
 架上書數千卷曰此
 章果有道者也堂左有室顏曰
 柏子菴伯章曰此
 千登其堂見伯章之容盎然聽
 其言藹然乃知伯
 章讀書績學有道之士也往訪
 之伯章居大河之
 康熙庚午余遊大梁至儀封聞
 邑有明經周子伯
 儀封處士竹友周君暨配王氏
 繼室王氏合
 葬墓誌銘

儀封處士竹友周君暨配王氏繼室王氏合葬墓誌銘

康熙庚午余遊大梁至儀封聞邑有明經周子伯
 章讀書績學有道之士也往訪之伯章居大河之
 千登其堂見伯章之容盎然聽其言藹然乃知伯
 章果有道者也堂左有室顏曰柏子菴伯章曰此
 吾先處士終身所隱居之室也架上書數千卷曰
 此先處士所丹黃以貽後人讀者也壁間懸一杖
 函以古錦爛然曰此先處士所出入與偕以省躬
 者也遶室古梅修竹蒼然曰此先處士所手植老

與爲侶者也余乃慨然想見處士君之高風而歎伯章之善則歸親爲能顯其親之賢也與伯章訂交而別別兩年則伯章二千里走書於余曰維棊生十五年而先處士歿歿三月而葬棊幼不克禮墓石之文猶缺於今十有八年而吾生妣歿今將以某年月日合葬於先處士之藏謹以考妣行略丐先生誌而銘之庶棊藉以慰先人余惟知處士君之行素矣其敢辭處士君姓周氏諱有鳳字竹友其先居杞縣之瓦屋營八世祖武武生振振生雲遷居儀封中莊之南生朝卿爲周藩引禮官生位國學生仕遼東苑馬寺監正有子六長諱煥文邑庠生生處士君君有夙慧爲制舉義銳進取值中州寇亂家貧遂去經生業寄志於書畫琴奕至壺矢馳射擊刺之技靡弗習避地亳鳳間大帥某聘君爲幕僚從事金革值

國朝定鼎乃歸以布衣終年七十四君美鬚髯風度修潔言笑不苟當其有所蓄於中議論古今興亡理亂政治人才之得失消長與當世所關切者言娓娓不休慷慨正襟憂憤交集明季嘗條議時事受知於督師史公史公欲疏用之君知事不可

爲謝去其後久之復欲以白衣上書闕下言甚危切其友力沮之而止時康熙八年也君之志與才如此而生平不見於世可歎也性喜遊數往來齊魯吳越間覽名勝訪賢人君子與爲交歌詩相贈荅晚年裹足柏子菴擁琴書時寫竹石以自娛削杖而銘之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行止非爾我與爾主初周世雄於財至君之考文學君而貧君少走四方營菽水以養親已稍給族黨之不能娶者爲娶之不能學者助之使學與人交必信每歎少時不盡力於學故勗子必以勤學稱儒者娶祥符

王氏性慈厚寬和明大體有古大家風先處士君卒年六十五生子一殤繼室太康王氏生子二棐字伯章明經次模明末太康爲賊所屠母得間獨生嘗言其家教尚禮法坐立顰笑皆有度曉女經與四子書時稱說之使少長知有禮處士君卒母所以教其子者一如處士君宗黨誦之以爲法卒年六十銘曰

齋鱗之墟爰有客星澤躬惟義尚志以仁身潛衡茅目營舍生胡靳其遇懷抑未伸詩書之藪六藝之林有學必造有造必精藝通乎道學揆乎威惟

無所求所得乃深天嗇其施寵以令名俾熾而後
其澤克膺大河之干昔聖所經嵩岳在望克栖其
靈用偕淑德世以克繩

文學文然從伯兄暨配金孺人合葬墓誌銘
伯兄文然我曾大父之冢嫡長兄也曾大父諱可
畏贈奉直大夫生子二長諱重科贈太僕卿次諱
重第即我大父督學府君也贈太僕公生子四長
諱紹鼎鴻臚寺署丞生子一即伯兄諱世儼字文
然幼聰慧諸從兄弟間獨秀出舉宗咸目之曰是
子必大吾宗成童補邑諸生試必超儕輩爲文卓
爾樹成見不隨時步趨篇成皆在人口老生宿儒
咸讓席兩房諸叔日冀其冲舉先虞部府君尤器
重每勉之曰女吾家宗子女所就必越前人勿自

菲薄伯兄亦蚤夜磨厲勇於所赴時邑令嘉魚熊
公開元負文望海內極賞異伯兄比之董賈一時
名藉甚癸酉試於鄉擬必售被斥以刻苦積勞失
意憤懣竟致疾卒年三十一娶金氏明崇禎庚午
舉人衢州知府諱之鑛女端淑爲兩姓所誦伯兄
亡嫂氏年未三十撫三歲孤子舒穎成立奉養舅
姑及喪葬竭力如禮

國初定江南嫂氏自城遷鄉時盜賊熾斥無寧處
歲中數遷其居流離亡失無算飢寒展轉嫂氏補
救荼苦卒完好惟貞惟德勲之以能咸稱曰難卒

順治辛丑某月日年五十有七子一舒穎順治丁
酉副榜娶沈氏進士吏部公諱璟曾孫女先虞部
府君外孫女女一適同邑毛生錫緋孫二廷廣邑
諸生早卒次廷構以某年月日穎舉文學君暨孺
人合葬於某都某圩銘曰

已乎伯兄徒以文傳而名乎豈造物者豐其文而
年與遇嗇其身乎已乎伯兄惟貞配克相於身後
盍偕歸乎藏德維其耦

文學曹理菴墓誌銘

康熙庚午五月余偶至禾郡城見同年友海鹽曹君石閭於旅舍見其容黝然以愁其意怫然以結若有所甚不可者詢之則曰吾長子某向有血疾屢已屢發昨與偕來疾陡作不可止殆甚可奈何因彈淚言曰我行年六十矣四十以前我之爲我賴乎我者也四十以後我之爲我賴乎我子者也居則賴我子養生則賴我子治有事賴我子之代勞親族賴我子之周卹我有少子賴其友于我有婢僕賴其慈惠故吾家居無一事也宦而在朝賴

我子在家也出而行役賴我子克相也我子又以家貧親老不得博一進以爲親榮若不可終日於是發憤於所業是亦疾所由來矣今若此將何以爲懷余至長君病所褰幃視之息奄然余慰之別去久之聞曹長君卒又一年至海鹽見曹君余謝遠不及弔狀曹君則涕交頤下曰我固昔言之矣乃卒死一書生耳無聞於時與草木同朽何能已於懷耶惟君知我子幸有以銘諸壙以慰無涯之恫也曹子名克字理菴海鹽人曾祖某祖某贈行人父諱燕懷庚戌進士行人曹子性至孝其事親

無幾微懈使親心無絲毫勞行人君以仁義道德被諸躬曹子盡仁義道德以事行人君行人君必曰是吾心也家素貧行人君以宦遊產益落曹子拮据內治行人君乃不知貧親族友緩急必減已衣食以給屢應無倦容教家長幼一於禮門以內井然疾旣久參苓不貲行人君賣產以給曹子恐憂親心且念產益薄老親甘旨饘粥不給可若何故行人君旦晚詢疾狀必曰病良已好學勤誦讀爲文洋洋灑灑理足而詞昌丁卯之役闈卷已得復失僉謂將有待乃竟死可傷也生某年某月卒

某年某月甲子四十子某某女某某年月日葬於某鄉之某邨銘曰

而才而學可華國而孝而友家作則命之衰兮秀不實永此泉壤兮子子孫孫念而守之其無斁

已畦集卷之十六目錄

墓誌銘

孝廉徐侯齋先生墓誌銘

太學項君暨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文學姚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誌銘

牆東居士生壙誌銘

文學鍾子廣漢墓誌銘

永定講寺微密詮法師塔誌銘

已畦集卷之十六

吳江葉燮 星期

孝廉徐侯齋先生墓誌銘

康熙歲甲戌九月有明孝廉徐侯齋先生以疾卒於天平之山舍闔郡之人咸驚相告曰噫侯齋先生死矣四方之士無論與先生識不識其知有侯齋先生者亦無不驚且疑曰侯齋先生信死乎其傳者妄耶信死矣後死者其孰與於斯矣歆獻太息至有泣下者先生窮而在下不求舉世有一人知而舉世人知而景之者如此則何也蓋先生一

生以身繫名教者五十年謂士行之不古始於不知有其親而因不知有其身夫士貴有志志卑則降志降則身必辱身辱矣有不辱其親者乎猶得爲名教中人乎先生於舉世頽流之日毅然以世道人心之責隻身肩之不敢辭志以屈而伸身以晦而榮以視碌碌降且辱者其相去何如矣故舉世血氣心知之倫凡有親而有親所生之身者於先生之沒也不覺憮然失悄然悲等於泰山梁木之崩折也不亦宜乎先生姓徐氏諱枋字昭發別號俟齋蘇之吳縣人也考諱沂明戊辰進士官宮

詹學士諡文靖先生幼有異質諸先達賢者見之咸曰不凡崇禎壬午舉於鄉年纔二十一先生以名貴公子才名甚盛早歲掇科名人望之如神仙慮無有不自炫者先生處之闔然絕驕矜去鄙吝謂人生所重不在此志所端向已默定於中乙酉鼎革文靖公死之時文靖適家居先生誓從死文靖謂先生曰我死不可不死也自靖自獻不死即不忠爾死非不可不死也不死非不孝我死君固也爾死親使爾有子又將爲親死則子孫遞死無噍類有是乎爾不死守身繼志所以成孝兼作忠

也手揮先生曰去先生號泣殮公畢徒跣以遁裹足荒山中以死志未遂於是形存而志等於死生平戚友俱絕操作勤苦非力不食營文靖公葬故人某贈賻三百金却不受歲祈寒一女三歲衣不完致寒疾十年不差兒年十二飢不得食病不得藥以隕先生歎曰人情孰不愛兒女喪行以殉兒女不敢以彼易此先生旣不一見當世士當世士大夫及官於吳者欲一見先生不可得川湖大帥蔡聞先生名不敢以金餽而致以名藥值千金因馮生羽以道意先生謝不受遺書馮生略曰僕年

二十四守先公沒世之言長往避世今已五十一歲矣親知故舊都謝往還絕問遺顧敢與當世之公侯將相通交際耶且當世之公侯將相亦焉用此衰憊之廢民爲也幸爲我善辭以安我素拜賜多矣巡撫都御史睢陽湯公重先生屏徒從微服至先生門則先生已避之秦餘山惟畱一老蒼頭宿門外叩門門不啓不得入湯公喟然曰賢者不可測如是徘徊久之而去自是四方益重先生終不得見庚午四月先生子文止卒得遺腹孫悲悼憂勞遂致疾疾少間時時事筆墨以餬口疾益困

遂不起招其友楊震伯至時遺腹孫甫五歲先生命出拜謂震伯曰此亡兒文止所遺藐孤也兒向辱先生教不幸早卒今余且死念非先生無可託藐孤者以此累先生言已越五日而卒年七十三先生美風度喜談笑善屬文書画尤稱絕有購得片紙者以爲寶例不書款此志也所著俟齋集數十萬言嗟夫世之人皆能言先生之高節矣然使先生從文靖公死於五十年之前則父子同盡固烈而繼志述事之義缺焉於經事知宜權事知變猶未盡善昔人有死易立孤難我爲其易君爲其

難之言惟先生父子死於五十年之前後文靖之死也殺身成仁於一朝先生之死也守身善道以沒齒竊以先生後死爲尤難而經權一無餘憾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嗚呼至矣於某年月日故人某某等共襄先生之葬於某縣某畝某圩之阡銘曰

乾之初九確不拔節之上六貞苦節惟確能貞甘且吉兩世忠孝用作極聞先生之風者懦夫立

太學項君暨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有明勳望德業大臣浙以西稱首者為太保尚書
項襄毅公公諱忠嘉興人茂陵朝以平陝寇勳位
上公蔭其後人有弟諱質字素臣兄既極人臣寵
乃退不求仕進以孝友克家用德被諸里至曾孫
諱元汴世所稱墨林先生也墨林公家藉鐘鼎績
學多聞博古無所不通世祿所被奔走薄海以內
凡法書圖畫彝鼎逮數千年山顛水厓陵墓物奉
其題識區別為著蔡片紙點墨同拱璧墨林公生
六子其季諱德達字秦望太學生即君之考也君

諱徽謨字爾休自素臣公以下累世衣租食稅之澤甲里中諸少長競爲豪君少孤以醇謹爾雅特著嘗曰自我襄毅公起家嗣後科名甲第蟬絲櫛比焜耀百餘年子若孫所不足者非位與財也惟德不媿前人爲無負且我高曾若伯若叔諸羣從皆勳在王室祿在公賦後人即不能繼施於有政獨不可見諸有家乎故君於事親刑妻孥友昆弟無一不可爲家法以爲世法性澹泊不樂營競義與命自安愛山水遇佳泉石畱連忘日暮居平不冑屑屑里中汛掃一室焚香獨坐時援筆寫山水

竹石以寄意人咸稱其能繼述墨林公中歲即葛巾野服研尋釋氏言益遠世趨君厚以居心謙以接物終其身與世無競見義必赴不以力爲辭嘗遊嶺南有馮姓者仕彼中一命官歿於任無子遺其妻及孤女二人不能歸知君來且還請於君得附舟歸願奉長女執箕帚以報君誓辭其女護其存歿數千里各舟同行抵家辭去之不言德初君承祖父所貽饒於財壯歲值明末里役賦甲之擾家益落念嫡母鍾孺人春秋高預拮据市百金良材爲後計不以告嫡出昆季也丙戌鼎革鍾卒值

兵燹之餘倉猝甚昆弟皆莫措得君所儲材以禮殮及葬亦如之君遇事不言而躬行不求人知至老益恭不勸此其略也娶張氏郡甲族進士給諫冲泉公孫女進士憲副公諱晉徵妹克相君以道承順舅姑諸姑娣姒咸謝為弗如閨門雍睦賢者媿之不及者化之肅如也君喜遊或數千里或竟歲孺人教其子奎篝燈力作以課之俾勉學業崇志行君未嘗教子而子卒成教為賢者孺人力也君生於明萬曆乙巳卒於康熙丙寅年八十二孺人生於明萬曆丙午卒於康熙辛未年八十六子

一奎讀書績學不遇隱居以老娶成氏以壬申年九月二十一日合葬於秀水零西里之新阡銘曰惟作以功述以德達以兼善隱何弗聞君全行咸愛日天之報之其在斯壤之吉

文學姚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誌銘

文學姚君楚蘭諱采浙之秀水人其先得姓爲虞
帝之後歷漢唐宋元爲時聞人散處四方而在嘉
郡者爲望族君十世祖廷玉公卜居百花庄高祖
龍溪公教子孫以耕讀爲善世隱居不仕至君之
考聖水公諱奕慶負俠氣輕財好施重然諾以隱
德自晦推重鄉里楚蘭君生有夙慧讀書數行下
成童即以能文名嘗自念家世以封殖資生起家
衣食稱素封子彼世之逐逐營營求進身倖華膺
者心竊恥之然不可不求其本盍盡其業以聽諸

天矣乃蚤夜矻矻誦讀自奮即旦暮百年一日也
益修門內行慎交游坐無匪人門無雜賓不求人
知所業益就人咸目爲莊莊乎君子也以苦刻志
慮勞瘁而卒年僅三十四君家世鄉居時郡城有
同姓者宗族各位炫里中僉謂與君家必一本盍
稽諸譜以聯宗誼亦近今俗所尚也君遜謝之人
咸以爲難君娶王氏文學潛夫君女年十七歸楚
蘭君姑先亡事翁至孝并以孝相楚蘭君治生產
能持大體女紅以身率先無間寒暑楚蘭君卒王
孺人年未三十長子八歲次子五歲孺人欲死之

翁勉以當圖其大者遠者死何益無庸乃止孺人
上養翁下撫孤而教之荼苦暄涼人不能知口不
能言惟撫心自痾而已酉戌鼎革鄉間盜起無寧
歲故宅不可居孺人攜家僑寓城郭復罹兵燹更
遭翁喪備歷艱難孺人拮据治喪咸盡禮家內外
政一身肩之心勞力瘁得痼疾然強起以畢二子
婚娶謂二子曰而父之歿也我即欲死而祖勸我
圖其大者遠者故不即死今而輩已成立我死初
志也今其時矣更有大者遠者而自圖之矣言已
遂絕藥而卒年四十五二子長佺字質菴次黃字

石書俱文學佺娶萬氏黃娶沈氏繼黃氏君生於
明萬曆辛亥歿於崇禎甲申孺人生於明萬曆癸
丑歿於順治丁酉合葬於秀水林六都爲字圩之
阡銘曰

德以肇之學以修之胡爲而止於斯才以彰之聞
以永之命止於斯而名不止於斯外以克之內以
相之子若孫其繩之不可謂非天之厚於斯吁嗟
休乎惟德配之大家爲女師

牆東居士生壙誌銘

居士姓項氏名奎字東井浙之秀水人項故鼎族
八世一品居士曾大父墨林公以博物善鑒爲海
內君宗傳至居士家貧甚力貧以事父母父母年
皆逾耆耄居士力貧以喪以葬咸無憾年七十言
父母必流涕蓋終身慕云居士不好名愛讀書工
詩精繪事世所逐逐爲名高具居士無弗優意泊
如也終日一榻一几戶外不知有居士居士亦不
知有戶外晚歲自稱爲牆東人亦稱牆東居士其
言曰古人有避世牆東王君公者王君公以牆東

爲避世子則以牆東爲入世夫牆之義有二一以蔽爲義一以界爲義舉世有不可見聞者有不忍見聞者自有此蔽則無自入我耳目矣舉世滔滔東流日下自有此界而流有所限矣且此牆之西不知幾千萬里而莫得所止也此牆之東不百里即東海之濱昔伯夷之所居也我之牆以內者也海上有逐臭之夫時或踰牆而入焉我揮之牆以西廣漠之野而已矣夫面牆爲聖人所非然不曰見堯於牆又不曰循牆而走爲作聖之基牆亦何負我之有安用避世以爲高哉居士嘗謂余曰君

知我者我物化後君當爲我作壙誌銘雖然安知君之待我耶又安知我之待君耶是不可知其及我之生而誌之銘之爲善余不敢辭乃誌而銘之

銘曰

壙何所在在天地間人何所傳以不傳傳曰予攸好在牆之東有所不好牆西無窮負此牆於斯世今朝搴桂而夕飲冰此牆頽而沒世兮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

山高而水清

令沙垂林而之於水如襟襟而於世會其於如是
我身襟之身不襟而世襟而身會其於如是
想於世身身世襟而世襟而身會其於如是

說曰

文學鍾子廣漢墓誌銘

鍾生淵映字廣漢嘉興人曾祖諱庚陽明隆慶戊
辰進士鎮江知府祖諱明麟考諱嶽立績學端方
以明經隱居老廣漢生有雋才成童即善為詩每
篇出人爭相傳誦為諸生一不得志於有司即攜
其所著以遊 京師年僅二十餘也居期年益發
憤於學忘寢食竟嘔血卒於旅次其友人簡其遺
稿數卷先刻其詩以傳名信志堂集同里曹侍郎
秋嶽先生序之曰廣漢生甲族有令姿績學研思
不舍晝夜以戶牖困人乃負書策遊 京師將大

擴見聞追古作者而遽發病卒其友人簡其笥得詩稿數卷爲刻以傳以廣漢才天假之年高翔而疾驅追古人無難者乃生不得志以沒僅傳其詩又缺十之三四此不獨爲廣漢傷真我黨之不幸也廣漢之詩矯厲自喜英采畢露又將旁撻佚乘爲五代史註其志何如者余困躓於時無所樹立惟好爲文章求免舛陋之誚思古人不見見廣漢而喜今復失之此余所重爲不幸也人嘗謂才者造物所靳故才未必皆顯且有不永年求其故而茫然手其遺編潛然出涕而已觀侍郎之文可以

知廣漢矣廣漢卒年二十有九娶盛氏進士諱民譽女無子以弟澤時之長子機爲嗣機有才博學能文克竟其父志者以某年月日葬某某之阡銘曰
爾才何豐孰予之爾命何嗇孰奪之纍然蒼黝然碧其爾沒世唱詩之宅

金剛 永定講寺微密詮法師塔誌銘

蕭梁天監中吳郡太守顧彥先家於官捨宅爲寺
名曰永定講寺迺陳隋唐宋元明寺屢興屢廢不
一至 本朝初年其寺之建已千二百餘歲有微
密詮法師奮乎百世之下特起而新永定法席以
仍爲剏千餘年古刹一旦重新四方緇素歎爲希
有師旣沒傳法者十有二人最後得法弟子一人
爲省已昱昱之弟子弘方德相繼住持永定弘方
德與余訂方外交以其祖詮法師塔尚未有銘謂
余曰公其爲我銘之法師諱真詮號微密湖廣孝

巳田集 卷一
感入賢首大師二十五世法嗣也少立志出家父
母強之娶不可投大觀山金臺寺虛中慶和尚披
剃受具足戒天祐津師五夏閱全藏竟遂徧參諸
方憨山紫柏諸尊宿一見目爲法器後得法於碧
空法師碧師雪浪大師門人爲賢首正法眼師親
承之下得一悟百機辨不窮如洪鐘赴響無不快
足賢首面目咸歎重開旋主金陵鷲峰法席爲教
家第一叢林順治初年蘇郡李御史模常熟錢宗
伯謙益首倡迎師勅復永定講席起瓦礫荆榛爲
金繩帝網鈴鐸風旛無不燦炳皆師以不思議功

德開無量法門者矣師開法始金陵終蘇郡應道
場十二處登座說法二十餘處世壽五十一臘三
十一人但知師爲永定中興之主而實賢首中興
繼序之文孫也傳法者惟上生隱含璞珠慧開
三人繼席永定餘皆開化他方最後傳心爲省已
昱康熙三年昱公奉師全身建塔於鄧尉山妙高
峰麓銘曰

禪分五葉教衍三宗曰台曰相賢首惟崇峩峩詮
師法中之雄百川歸海脉絡會同誕興廢緒再締
花宮龍象成行波旬潛蹤緇素稽首旭日始曛半

嶽摧峰中河墜月猊座忽遷獅子吼歇永固乃藏
百千億劫再世嗣徽燈燈燄發蒸蒸孝思百世永
揭

三子草堂
二子草堂
一子草堂
巳田集
卷一
目錄

巳畦集卷之十七目錄

墓誌銘

從嫂吳孺人墓誌銘

鍾母朱太孺人墓誌銘

許母程孺人墓誌銘

張節婦俞氏墓誌銘

女姜壙銘

從兄伯英文學嫂氏吳孺人墓誌銘

康熙二十六年都御史湯公奉

命來撫江南維公以德禮先民凡屬之若孝若節若義可風世型俗者命有司採訪仄隱勘實與例符者俾達以上聞於是吾嫂氏吳孺人以例題請得

允建坊於閭孺人之孫暉爰庀材鳩工集事以朝典揚先媾坊成觀者咸太息戴白之叟有泣下者暉拜手請於余曰維我祖妣卒有二十年矣卒一年卽葬吳縣之某圖某鄉而墓石猶懸未有辭

今

朝命光九泉其可無銘惟叔祖有以惠不朽幸甚
敢請維吳爲吳江甲族自始祖孝子諱某起家子
諱某刑部尚書孫諱某刑部侍郎贈尚書贈尚書
之曾孫諱渙明萬曆丙辰進士陝西道監察御史
孺人之父也孺人歸吾從兄文學僅七月文學卒
無子文學兄伯瑜子應嗣時伯瑜尚未娶越二年
伯瑜生子舒初繼文學文學自祖父貽中人產卒
後有家難孤寡不能支產費且盡孺人始來歸舅
若姑之柩在堂繼以文學喪未葬者三舒初在襁

褓孺人曰吾責也乃粥餘產并簪珥賣一婢得襄
事宗戚內外咸稱孺人孝而才以爲難孺人益刻
苦操作治生計久之悉復文學產且倍之舒初成
立補弟子員能文有名得交當世賢大夫士皆孺
人教之力又能有以佐之也孺人性嚴介諸姑錢
以千金裝寄錢無子且死無有知者孺人召諸舅
昆弟歸之無寸銖沒苦節四十年生明萬曆庚子
卒康熙壬寅享年六十有三嗣男一舒初孫暉銘
曰

於嗟孺人產於名族温温淑恭宜爾于穀百兩未

巳田集 卷十一
暮遽折其輻有輻在楹無遺在腹以槩爲脩以冰
充沐幸續穀似用纘前服廬安食甘轉寒漸燠三
分甲子二分茶酷赫赫
王章表茲幽伏僉曰允哉閭里騰昱緬余家乘幸
汗天祿式茲後奕不誠而肅幽壤旣安繩祥永卜
高山景之節以肇福

鍾母朱太孺人墓誌銘

余少時授講習於石門鍾子靜遠之居靜遠始逾
成童在外塾而家政有所稟受事事法則井然小
大僮僕無惰事其待先生忠且敬飲食必腆以潔
寒暑服具鑪扇必豫以周賓客至肅以將之不使
有一毫缺漏終歲不聞閫內有聲余乃知靜遠母
朱太孺人董家政之能且賢其所以待師與友之
忠且敬者蓋深望其子之業成而冀師與友之得
盡其教也余別去數年太孺人卒往弔則靜遠已
爲名諸生聲藉甚余益深歎太孺人之能教其子

若是靜遠旋舉太孺人之喪合葬於考太學君之兆越十餘年靜遠以明經令河南之陳畱千里走書於余曰昔定母之葬也墓石尚未有辭惟定母之生存先生亦既悉之矣雖然吾母有隱德世未之知卽宗黨戚屬亦未盡知之敢據實以狀請惟先生有以誌諸墓死不朽太孺人朱氏世居桐鄉皂林鎮祖某耆德授冠帶父某淳厚古道稱長者太孺人歸於鍾鍾爲太學生靜遠考也生三子不育太學君曠達爲四方遊年且五十益不爲嗣續計太孺人憂懼所以導太學君娶妾生子者百端

而太學君顧置之然以太孺人力卒娶妾嚴氏生子定卽靜遠也靜遠生四歲太學君卒太孺人視嚴如手足靜遠九歲嚴亦卒太孺人哭之慟所以鞠育靜遠者過於所生嚴太孺人姊適嘉興顧無子繼其內兄弟之子以爲顧後當太孺人未有子姊每勸太孺人亦令如所爲太孺人曰異姓不可以爲嗣吾家兩房皆無後卽終無子亦當繼本支以承宗祧奈何以異姓干禮犯義爲太孺人之正誼秉道如此是皆人所不及知者太孺人年七十卒葬於禦兒西鄉二馬邨子一定庶嚴出由明經

已田集 卷一
今為陳畱縣知縣女一太孺人出適諭德徐嘉炎
孫七人某某銘曰

嫺于內則不媿為婦勤以教子不媿為母德隱而
章義慈而方百世以永太君之藏

許母程孺人墓誌銘

程氏系出周程伯休父後休父見於雅詩數十傳
至東晉諱元譚假節守新安當受代民請畱不得
去遂家焉程之在新安自公始新安公十三世孫
諱靈洗當梁陳時以功封善應王諡忠壯追諡元
譚為忠佑公其後支派繁衍河南兩先生實自新
安遷洛南北分支所自始南支分派數十不可殫
述有漢所公諱雲翺孺人考也漢所公以上世其
家學漢所公所以教家者尤一於禮嘗舉先世道
學以廸後人且曰成周之化本於二南二南之化

本於關雎周家王業所本風之首宜著締造配天之業而顧首關雎言夫婦本諸后妃之德乃知業成於外而教本於內齊家之道以修內政爲亟矣孺人之爲女也所熟聞於家者蓋數數也年十六歸於許自結縭廟見起居堂上問諸姑伯叔娣姒動容周旋凡在位親長及儕輩咸驚相告語新婦何能嫻於禮中節若此羣歎爲大儒之源遠而流澤長也許君良如藉祖父業少稱素封遭時多故家益落如寒士久寓禾遂家焉許君母孺人早即世太翁高年在堂許君時有不懌色孺人謂許君

曰君何念之深也可以言矣許君曰我新安俗類不家食牽車服賈事四方所以爲業也今我又無弟安能弃堂上之老人以遠競刀錐之末乎若不爾一盞菽水將恐不繼進退不可我用戚於懷耳孺人曰嘻君何見之隘也自我爲而家婦竊見饗飧溫清有不能分君子之先意承志者時抱愧於中且將勸君以四方之志即不才獨不能爲君子肩內顧憂乎許君曰子能如是我復何憂許君於是沂江淮泛湖湘踰嶺南足跡半天下或踰年不歸孺人在家上事高年舅下教諸子儉以律身豐

巳明集 卷一
以事親延師傅拮据有無力瘁而爲其難蓋三十年一日矣晚年見諸子頭角崢然皆爲國器諸孫趨走於前喜見顏色竟以一生心力勤勞晚得眩疾不起卒年六十有五許君失賢內助諸子失慈母兼良師宗黨失內則儀表真可爲有家者永悼也子三科字文升太學生娶汪氏穗字岐升康熙丁卯選拔貢娶洪氏積字德升府庠生娶程氏孫十人女一字金之澆監生曾孫三生明天啓己巳十一月卒康熙癸酉十一月以明年甲戌九月九日葬於秀水縣思二都鉗劔字圩之原銘曰

維程之系發源成周世昌哲人維公維侯篤生大儒接統洙泗如日中天傳心勿墜徽音世及肇啓女宗克振克繩曰淑曰恭珩璜蘋蘩世範作則大家允師永奠爾室峩峩高山百世無忒

張節婦俞氏墓誌銘

國家以節義厚天下風俗故婦人夫亡以節著者其年合於格有司得上聞奉敕建坊以旌例也康熙二十四年有

旨凡婦人夫亡而婦人自裁以徇或年不及格而死者雖節有司不得上聞餘如例蓋以自裁者或傷父母心并年不及格而死者或反無以勸此誠以仁孝治天下之盛心也乃今海鹽縣節婦俞氏未嫁卽守志歸夫家奇節苦貞篤行堅操出人意料歸夫家十年而卒督撫方欲上聞以新例未合

格乃已聞者傷之氏之舅氏部主事臨亭張君以
 狀示余且曰不能得國典可得家乘即可得千秋
 惟君有辭其永賴矣按俞氏海寧人祖某父宣琅
 乙未進士官某氏幼字於張子某張子王父諱惟
 赤乙未進士工科都給事中父諱皓壬子舉人張
 候補主政
 子年二十未娶卒俞氏念既已字人矣雖未往即
 其家人矣而有二心是二夫也不可乃慟哭衰經
 往歸於張主政君以納子婦禮受之俞氏盡婦道
 禮無纖微闕毀容蓬首衣服無寸絲不茹葷甘麤
 糲終日居一樓凡家及戚吉禮皆不與無笑容無

疾聲惟誦釋氏言非其事不言非其所聞不問如
 是十年不下樓以卒昔有宋末女子某氏繡法華
 經流傳失一帙氏繡補之詳健菴徐尚書序生某
 年月日卒某年月日於某年月日葬某處俞氏之
 奇節如此可銘也銘曰

生也全而生死也全而歸不惟全於節而實全於
 德不彰於國而作萬世則若斯人者雖不表於時
 而如日星河漢昭回天地而無極

女姜壙銘

女姜已畦居士幼女側室朱氏出姜生而慧五歲授杜詩秋興八首過口便成誦聲朗然入聽七歲徧讀女孝經小學八歲以痘殤生康熙壬戌殤康熙已巳葬草堂之南半里九龍澗傍居士自放棄山中生平知交落落不復見素心人可與晨夕者絕無有山中岑寂終歲覓一語笑不可得姜時時在側能為諧謔語以解居士憂居士時為破顏一笑居士偶出門必牽衣以送入門必遠呼阿父以迎而誦其所新讀書居士憐之竟死銘曰

已田集 卷一
我望汝壙汝望吾堂魂兮歸來而聲在耳而目猶揚而依居士之傍

已畦集卷之十八目錄
傳

馮兼山孝廉傳

曹吏部傳

何都諫傳

張處士傳

平湖孫郭過趙傳

董畫人傳

柏堅傳

顧東里傳

沈靜誥傳

林屋勞山人傳

董道八

平陽縣

平陽縣

平陽縣

平陽縣

已畦集卷之十八

吳江葉燮

星期

馮孝廉兼山傳

馮孝廉兼山諱洪業字茂遠別號兼山平湖人也
 曾祖諱汝弼工科給事中劾吏部尚書汪鋹降調
 有聲明嘉靖朝祖諱敏功河道叅政勤勞卒於官
 卹贈太僕少卿父伯禮舉人自太僕以下系無旁
 支孝廉君襲祖父遺業家累數萬金歲息亦萬計
 家僮三百人孝廉君好義無不為宗族中表賴以
 舉火者恆數十家醫藥濟人歲千金明萬曆乙卯

舉於鄉兩上公車報罷遂不復行築園於城北七里名耘廬其廣爲畝三百周遭浚池如濠內復周遭岸樹雜木編爲籬厚一二丈如城於籬內度則撤其板籬爲竹門南北各一門設柝客至鳴柝則內濠舟出以迎蓋至園必絕兩濠渡方得入其內爲連山複嶺人行其間如在絕谷中植梅三千築臺其中屋名雪窖植海棠千爲層巖屋名海棠巢植桂二千爲徑左右折爲桂香徑馴舞鶴三十餘每於宛樓上擲果空中羣鶴翱翔以赴爭啗

長鳴聲振山谷此其太較也園築於明天啓壬戌孝廉君優游其中者四十餘年以卒維余祖妣馮太宜人太僕公女孝廉君嫡姑也余爲兒時從太宜人往來耘廬歲必再歲乙酉先虞部爲浮屠於杭臯亭山之僧舍孝廉君以爲念迎先虞部住耘廬衣食之兩歲先虞部卒於耘廬凡含殮之事纖悉皆孝廉君力也越兩年余館於孝廉君家攜家往焉旣余兄弟先後死遺寡孤男女十餘人孤妹三人長者未十歲幼在襁褓迫飢寒孝廉君計口而授之食人歲銀四兩米四石合銀米歲計百孝

廉君卒乃已可謂難矣孝廉君卒年七十八無子族中訟無虛日存業不過什四五兩嗣子分有之孝廉君之風盡矣

論曰世衰道薄周親同於秦越人久矣若孝廉君好義周急有爲人所不肖爲者可不謂難哉自再上公車後絕意進取明崇禎朝有言路特薦孝廉君於朝例應授知州孝廉遜辭謝免優游泉石以老其亦幸矣孝廉君能詩文注易義二十卷皆失亡天之與之者可云厚而獨靳其嗣何歟

曹吏部傳

君諱元方字介皇浙海鹽之淳風里人也始祖勳扈宋高宗南渡官至太尉諡忠靖遂居海鹽至祖嘉謨明萬曆辛卯舉人羅山知縣稱循吏父履泰天啓乙丑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以忠義直節著聞君幼穎異有至性爲兒嬉戲俱有禮法稍長爲文輒冠其曹一時知名士交推重之崇禎壬午舉人癸未進士會北都亡金陵建國授常熟知縣時大學士士英擅國政政亂先是侍郎與士英以事嘗同繫西曹有舊至是有薦君署職方司事者士英

亦藉君名冀往謁附己君訖不往上疏言願遵定制補外吏語侵士英士英怒卒與令常熟常熟爲吳中煩劇邑最當金陵草創所在兵與民交狃無寧畧君措兵餉惜民力俱帖然邑稱治金陵敗君弃官歸先是侍郎獲譴謫戍適歸里君父子以謂於義不可晏然以居君先變姓名間道入閩至建寧謁隆武主卽授吏部文選司主事進驗封司郎中頃之侍郎亦由海道至卽授太常卿進兵部右侍郎父子俱以忠義激發間關來一時咸偉之當是時大帥鄭芝龍久以桀寇內附前朝崇其秩號

姑息爲養驕至是益甚志叵測君抗疏自請出視江上師閱封守欲從外爲重內計得召對加御史銜賜白金君揮涕以行至浦城則江上潰兵接踵狼狽下王師繼至君倉卒行計後圖侍郎從隆武主趨贛州遇王師投身崖石下絕復甦昇至僧舍免頃之侍郎轉輾至浦城父子得相見侍郎疾甚乃先歸旋卒於家君聞乃亟歸微服挈母夫人及妻子行寄食旅舍中久之事稍定淳風里故居已燬於兵卜居硤石邨築草堂自號耘菴以老卒年八十有二初侍郎在崇禎朝以給事中上疏

忤大闡王永祚下獄君時爲諸生自家門蒲伏數
千里出入犴狴間內則怡顏以慰親心外則搶頭
呼籲諸在位者晝夜號泣訴寃人咸爲感動侍郎
卒得減論謫戍君之誠有以致之也及甫登仕值
革運流離奔赴吳越閩海間瀕死而不辭蓋君之
於家於國患難交迕子與臣俱能爲其難者如此
卒以獲全天也晚年杜門著書嘯咏泉石三十年
君之志藉是以爲末計矣君之配及子女詳曠志
此不列列其大節之可傳者
贊曰士生輓近之世往往與世俯仰隨所處謀且

夕計斯已矣夫士固有志無論志之能伸與不能
伸但隨其力以聽之時與命可矣吏部君當艱難
之會舍安而就危却易而爲難觀其志與流俗之
所尚者異晚年退而學道蓋有得於中庶幾希聖
人之仕止者歟

何都諫傳

都諫君何氏諱金蘭字相如系出晉無忌後宋南
 渡時徙居京口之清風橋自九世祖彥澄公以醫
 名世受知明仁宗官太常寺卿賜御札凡三十六
 道稱彥澄而不名數傳至都諫君考諱應仕博學
 有文名 國朝順治八年以明經

廷對第一授推官改授永嘉知縣崇祀永嘉縣名
 宦都諫君生而穎異甫就塾過目成誦不忘稍長
 為文數百言立就年十八補弟子員隨永嘉公之
 官所永嘉為浙海陸盡處山連八閩綿亙千里海

山寇交窟其中 王師進勦當水陸衝介外內表
裏腹心地羽書交馳所需如蝟集永嘉公優游以
理事集且辦都諫君克勦力也永嘉公解組歸都
諫君昏晨定省無弗至益肆力文章聲譽日起已
念屢試不第無以慰親心遂出門徧交當世知名
士以助學業已酉舉於鄉庚戌成進士

殿試二甲第一大學士益都馮公歎賞惜不得列
首甲都諫君獨私喜曰吾親春秋高獲歸侍養吾
願畢矣遂歸連遭父母喪葬畢投謁授浙桐鄉令
桐故巖邑境與太湖接壤羣盜藪其中自逆藩亂

後大盜由太湖出沒縣境白晝入村落縱掠有司
莫誰何君至詢得其主名以計擒其魁伏法餘賊
盡解人咸驚其才而服其智辛酉入浙闈時湯公
斌以名儒爲總裁屬都諫君領房每得卷必諮而
後定榜發慶得人學宮圯倡葺之力署旁建南薰
堂與諸生論文課藝其中原本六經爲實學凡首
拔士先後登

朝踵接也折獄人無遁情爬梳宿蠹勸民敦本業
春夏勸農課蠶身歷封內殆徧嘗賦課蠶詩八章
有云殷勤父老桑間語不是當年蠶食時人爭誦

之以卓異舉最

賜蟒服行取去邑之日父老子弟皆焚香攜酒醴
送至數百里外舟相屬斑白者詫未經見
御試

太和殿授工科給事中簡主試山西進戶科掌印
給事中每

廷議不隨俯仰建白不避嫌怨如請停各省本色
嚴軍政沙汰重知府陞授酌海關額稅稽各營虛
伍俱得 允同列言官受

上知惟都諫君最人謂君聲望日益隆且大用竟

疾卒於 京邸無不惜之君爲吏則廉以恕盜息
而民安校士則公而明程度不爽尺寸居言路則
敢言裨實政若假之以年竟其學大其施當不讓
古人亦可無愧於爲人臣者矣君事親孝與人忠
處親族有恩義於倫尤克盡乃橫逆來自同氣君
素無疾忽憤發懣塞不移時卒其爲人倫之不幸
矣乎君少工詩古文辭有集行世子五人兩滿恭
康叅咸力學自奮稱善繼述云

論曰余與都諫君忝爲同年生然交好實在先不
自同年始也余座主爲今丹徒相國故時時至丹

徒至則必與君欵曲見君肆應才深沈有智而氣局闊大知其巖廊偉器不獨爲我同好生先且將衣被宇內惜乎不及中壽不大展其用可勝悼哉至其入

告諸疏愷切彰明可以裨世可以傳世另集梓行故傳中不具錄云

張處士傳

處士姓張氏諱孝思字則之江南丹徒人也曾祖諱柏贈光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祖諱覲宸文學父諱畿明經處士幼有高世志十八補弟子員志不屑也即罷去慕陶元亮倪雲林之爲人自言生平有三癖潔癖茶癖法書名畫癖其潔癖不獨服處飲食事物不使有點塵微滓遇市井俗子逐臭夫畏遠之不啻穢帶蜂蠆或其人稍同片晷輒作數日惡視人之蓄鱗甲含機械皆與於不潔之甚去之惟恐不速故喜獨坐簡交遊屏囂雜嘗咏杜

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自全其潔并自全其
懶故又自號曰懶逸茶癖者謂天地間物無不隨
時隨境隨俗而有變遷茶何獨不然陸羽茶經有
古所宜而今未必宜有今然而古未必然茶亦有
世輕世重焉其嗜茶也出入陸氏之經酌古準今
定其不刊之宜神明變化得乎口而運乎心矣善
別水性處士他往必以已品定之水自隨能入其
室而嘗其茶者必佳士也其法書名畫癖上下古
今差其品第辨其真贗若燭照計數毫髮不爽家
所藏甚富聞某處古人真蹟或碑版搨印遠百里

或數百里千里必欲得見之都自忘其懶奮勇以
赴得其真輒畱連忘寢食不能去處士書法甚工
願學者晉晉以後似不屑人得其片紙隻字同拱
璧畫蘭竹得趙氏筆意不輕作故世傳者不多處
士時時吟詩獨喜陶餘亦間涉略總寫其自得之
趣不似世之競唐獵宋種種畦軫蹊徑也重然諾
輕長物親知以急告傾橐弗顧也祖父故雄於貲
處士弱冠時亟請於父出數千金買義田十餘頃
效范文正義莊故事以贍宗族性不喜濫交遇知
已同好則流連欵曲必盡致卒年六十子四其次

巴田集 卷一
二子草堂
龔字禹邨善讀書工書畫名重於世濟美焉
論曰予與處士交生平未嘗見其疾言遽色與人
言娓娓引人於勝人謂處士似晉人夫西晉諸子
崇尚虛無其中不淨王衍輩佞人而不知義者無
論矣東晉劉真長許玄度輩間有可取庶或似之
然無處士之雅量何足以擬哉處士慕元亮雲林
之爲人庶幾得之陶可無遺憾若倪者其量狹隘
未足以高世而處士遠矣

平湖孫郭過趙傳

余於順治辛卯假館於平湖馮氏因攜家往辛
丑復歸分湖舊居居平湖十年所與交者年或
長幼於余不等皆讀書大雅之士尤投分者爲
孫子元襄郭子臯旭趙子天來過子吉雲四君
皆氣誼中人也余在平湖卽哭元襄之喪歸後
往哭天來吉雲之喪至康熙庚午哭臯旭之喪
於蘇郡城元襄臯旭長於余天來吉雲少於余
三十年間俱化爲異物而余蒼然白首尚在人
世可回想耶作四子傳以紀其梗槩時康熙壬

申春暮也

孫明經元襄名之琮杭之仁和人平湖孝廉馮兼山之甥依舅氏移家平湖爲平湖人祖某父某皆績學不遇元襄爲人磊落慷慨有氣節明季拔明經謝不欲出讀書無一日撤談古今事皆有原委作詩不唐不宋適意而已四十年前詩家尚盛唐元襄獨好陸放翁詩此時詩家風氣尚未宗劔南元襄自出真好非今日之隨聲附和比也嘗披襟高吟行於市中誦放翁小樓一夜聽春雨淡巷明朝買杏花之句聲震闐闐行者屬目皆以爲怪物

性厭齷齪瑣屑輩或有在坐元襄必違而去之常曰人貴相知拘形骸便非吾輩客來屑屑賓主寒暄元襄則俛首不顧晚年貧益甚身賣藥市中傍若無人偶往杭遂卒於杭歸葬平湖北門外有詩文若干首子眉光諸生有才名能繼父業

郭明經臯旭名襄圖父諱紹儀明天啓乙丑進士監察御史臯旭能文好交遊性倜儻豪俠年十三四卽與江浙諸名士爲文章意氣交千里內聲氣立應御史貽產萬金諸名士往還飲食無虛日歌舞絲竹六博倡優時時徵逐夜常繼日以爲樂人

告緩急亦不以偶乏辭產亦稍稍落乙酉冬忽泛舟於海由越泛閩暮年歸一日殺其仇於市吏捕急爲浮屠潛吳之山中久之赦得出臯旭於明季爲明經選至是弃浮屠復爲明經家業蕩盡無餘徧遊燕齊楚粵鬱鬱不得志晚年僑居蘇郡城中嘗過余草堂窮交四十年白首對談往事如夢而臯旭志慮亦少衰矣竟卒於蘇城無子以女之外孫鍾健爲嗣有詩若干首

過文學吉雲名澤高大父諱廷訓明萬曆甲辰進士官至應天府丞父銘孟諸生吉雲幼孤性至孝爲人寬厚好義生平無疾言遽色家累千金十年之間以好義立盡不免飢寒讀書刻苦自勵其學默成於內未嘗幾微自褻與人交必誠信踐然諾不失晷刻古之篤實君子也遊嶺南再歲歸益不得志竟以窮死年四十

趙文學天來名泐祖諱維寰明萬曆庚子解元父諱韓諸生父子皆有文章盛名世稱爲無聲退之兩先生也天來世其家學才藻橫發不可一世其爲詩於六朝唐宋無所不貫能折衷而取裁之一句一字苦吟以求其是至忘寢食性落落不與人

合非其好終日無一言遇同儕卽議論蜂起然議論時有迂僻人笑之則愈自是銳進取輒躓於場屋發憤嘔血卒年三十有六
論曰士風不振行已有恥已不易見求其文行相當免於驕吝斯亦可矣此四君者其尚有古人之風哉孫君之高致邁俗郭君之磊落諧世過君之質有其文趙君之華副其實皆能無媿於己而善與人交久而益信咸不得一遇鬱鬱以死沒世無有知之者余故一一表而著之以見如四君之所就而不傳者可勝歎哉

董晝人傳

董升字晝人上世居海寧爲望族高祖某婚於嘉善就家焉爲嘉善人曾祖考三世俱儒生董君幼有大志性倜儻任氣節常慕陳同甫之爲人爲諸生意殊不屑屑也明季天下多故董君喜談天下事輒目張髯奮語久不少懈有或人不知董君者在坐竊問人曰董君受何人不平事而顧爲作色語乃爾耶坐客無不大笑董君才甚敏爲文頃刻數千言洋洋皆當事理所交皆四方名士如蘇郡楊維斗丹徒錢開少貴池吳次尾以意氣相得也

家極貧郡邑長令重其人與文一歲所贈有至千金者輒散之昆季朋友立盡或勸之少畱時不繼董君笑謝之曰使我早聞若言爲富田舍翁久矣以五經分授邑後進多有成業者醉後嘗大言曰人恨無死所耳此外更何慮聞者皆以爲狂酉戌間一旦弃家浮舟而去不知所之或曰死矣或曰爲浮屠云所著有十三經疏義古樂府共若干卷其子容藏於家

論曰余童子時卽識董先生先生年未四十其意氣之盛自比於陳同甫亦庶幾近之哉惜其不值時而沉淪與草木同腐可悲也董先生之子名容字介休能文章少有盛名而坎壈殆又過於乃翁命也介休幼受業先虞部之門與余誼非泛常者余悲董先生之事又得之於介休故爲傳以紀之

柏堅傳

柏堅者楚人也氣性剛勁以風節聞於時其先世顯於三代之初夏后氏定九州聞荊州柏生才特命荊州牧貢之廷於是擇其宗之賢者歲貢之不待錫命以爲常皆得其用以勝任稱其後有仕於殷者殷王嘉之以其才品可衛社稷養之壇壝間尊崇比於鬼神又數傳至堅堅自幼即能樹立好居深山巖壑間恆獨立長吟宗人知其處每來從之濟濟然皆有節概少與徐州鉛嵩友善所處必竝居如伯仲訂歲寒交不諧世世益竝稱之戰國

時諸侯不下士士以柔媚取容者進堅骨鯁自負
每笑若輩華而不實於是遯跡自晦不至諸侯王
之廷秦有天下以堅之先世與秦同出有詔召堅
堅益遠匿不赴始皇東封泰山以鉛嵩向有聲祖
徠間與王喬羨門之屬交往於是令嵩從東封冀
仙人可致嵩至泰山能以術捍蔽風雨始皇喜封
嵩爲五大夫堅聞之笑曰嵩挺然稱丈夫外直而
中易敗其足恃久遠乎且甘爲人作牖戶計蔽風
雨得封處士盜虛聲我將與之割席矣遂潛迹不
出其後漢武帝聞堅有梁棟才可爲廊廟用遣使

至堅所居山徵之時建章宮殿尚未營建堅至竦
然植立殿廷武帝嘉其動中繩尺命居上坐羣臣
皆拜其下帝自賦詩令羣臣皆屬和聯句一時傳
爲盛事後世七言體詩所自始也久之漢宮災時
有越巫忌堅至毀堅爲灰燼之餘不足復用方糞
除灑掃殿廷時堅忽不見相傳堅已千歲殆仙去
云其後有人見堅於蜀之孔明廟前其肌膚如青
銅不復似人疑爲鬼物後遂不知所之其子孫到
處多有皆不顯居中嶽二室間者皆能自立久而
不改其操世往往稱之

論曰士君子立身行己處波靡震蕩之日若堅之外剛而中勁其樹立可以不朽蓋獨行之有操者歟不遇於秦皇而受知於漢武不可謂非厚幸矣而遭時不偶厥功毀焉卒中細人之讒豈非命歟然其子孫能守先型代有聞人非其植基厚而流光遠歟然則處末季而能不隨俗以汙免於速朽之誚亦可以風世而人知所宗矣

處士顧東里傳

處士顧諱大綱字君常居葑溪東里自號東里子先世居長洲之埭溪曾大父有號在田先生者諱皋明經隱居不仕移家天鵞溪上所稱鵞溪顧氏也孫諱惟邦生處士君處士君幼有大志磊落倜儻有古豪士風居恆拊髀曰生不能以七尺軀馳驟中原徒爲牖下守章句何也於是旁游六藝以寄託其志概藝必造精善射能挽強嘗操弧挾矢馳逐郡西諸山一日獲一兔二雉觀者壯之工書法唐宋諸家悉挾其奧興至則作大字徑尺淋漓

懷袖俗子求之終不可得也尤嗜弈與客對夜繼
日不倦晚好釋氏學手書五大部而處士君之志
慮亦少衰矣處士君既無復求知於時有時溷迹
博徒酒人間侶耕釣借緇素優游以老生平事親
孝臨財廉見義則忘其身以為之卒年六十五子
藹吉才名冠吳下與余為通門交故得處士君之
概如此

論曰嘉興曹侍郎秋岳先生嘗有贈處士君詩曰
一壑松風不可尋枯碁三百坐來深箇中甲子渾
忘却閑寫柴桑一片心則處士君之所寄可謂深
矣觀其雄心銳志既無所售而託之藝事豈所好
哉至君之家庭天性見義必為有過人者豈徒口
為狂士之豪者與

沈靜語傳

沈斑號靜語浙秀水人也高祖諱玄華嘉靖丙戌
 進士官大理寺卿曾祖某祖某文學父諱治為名
 諸生好學杜門善畫山水摹元人四家得其神理
 有聲吳越間靜語資性敏捷倜儻有志略不肯屑
 屑俯首舉子業慷慨尚友古人嘗言人生古人千
 世百世數十世之下欲尚友千世百世數十世以
 前古人讀其文章攷其德業可得其為人矣然於
 古人性情之所寄好尚之所偏微在一事一物一
 藝於製器尚象筆墨手腕間無不可見古人面目

此夫人之所忽而我能致其心思耳目覺古人無日不與我投契相對於是北走燕趙南泛湘湖訪古證今旁按曲討所至大夫士咸願見之戶外屢恆滿靜語居塵市間家屢空然入其室滿目三代鼎彝及秦漢唐宋元明古人名蹟燦然不可名狀蓋等南面百城樂也靜語負意氣重然諾人有求常忘其身之貧以赴之故里中稱慕義者必曰沈生云好吟詠佳處能合古人性愛客即朝餽不繼坐上客常滿客至或信宿旬日靜語意不倦也有目靜語爲狂者靜語亦欣然自負云

論曰士生古人之後欲幾古人之三不朽者不綦難哉苟志慕古人之一端以託其所尚而深求之亦庶可不媿古人矣靜語雖侗儻好奇之士乎乃其事親於養生送死有爲人子所難能者靜語之能篤其本豈末世之徒驚於外者所能比哉

林屋勞山人傳

山人名激字在茲蘇之西山人也家世浙西甲族
祖諱遷於蘇爲吳人父諱有隱德山人好讀

書工詩善繪事自幼性好奇慕屈子之遠遊欲以
遊見奇其曾中有勃勃不可遏之氣其奇遂橫出
而不知所止每以謂人生六尺軀天地間一粟耳
知經而不知權蹈常而不能變足不踰閩又烏知
天地之變態人事之錯忤終其身鄉里小兒已矣
且夫奇莫奇於天地天之日月風雨地之山川草
木皆至奇也山人欲窮天之所秘歷地之所異皆

以身試之而志卒不可得也觸於目感於心一在見之而爲詩一在出之而爲画性好遊湖長江泛洞庭經雲夢涉湘灘由涪水嘉陵以徧黔滇之隩五嶺百蠻七盤九折無不身歷每至阨塞關隘陣石鳥道慨然於得失興廢之故不覺泣下沾衣仰天而歎曰無怪乎阮藉慟哭楚漢戰場處也孺子乎吾將起九京而問之遂徧遊南荒萬里二十餘年興盡歸吳絕口不談天下事時於詩画寓其遊觀之概杜甫有云元氣淋漓絹猶溼也山人嘗與友人遊吳中諸山一日登莫釐縹緲兩峰四顧喟

然曰此遂足雄長三吳乎豈江以南無削成萬仞使汝培塿成名乎退而授館一廛課生徒以糊口嘗曰昔嚴君平垂簾講易猶未免乎好名我則異是晚年仍入西山以老

論曰昔人茹芝採藥利用遜者宜無所見於世矣而其名卒以傳豈其矯世絕俗而猶未盡忘乎世者哉山人足跡半天下奇在不忘乎世旣而蕭然環堵之中山人之奇又在能忘乎世吾嘗讀其詩觀其画而見其爲人不必有茹芝採藥之迹而意思深遠矣

思其意矣

購其画而見其為人不必有畫也
雜語之中山人之者又非謂也乎
昔若山人足履半天下奇跡不志
而其各卒以軒豈其欲世錄也
論曰昔人此意終樂保用遊者
矣如非西人西山必

嘗曰昔人此意終樂保用遊者
矣如非西人西山必
動水無對以
然曰此後及

THE
1
THE